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卷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鄭注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孔疏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而引鄭注雜記云士無遣車嵩燾案雜記明言遣車視牢具鄭云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太牢包七个大夫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鄭意以士喪禮不言遣車而此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因據以爲說證以諸傳記之言似此言車三乘卽士禮也而

經但言適長殤庶長殤不及成人成人者適子傳重者也喪

服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大夫爲子之爲士者大功天子諸

侯以下及大夫爲長子皆同大夫降其庶子而君之庶子自

爲公子得別立氏故庶殤亦用遣車其君之適殤降爲三乘

大夫適殤降爲一乘視所服爲斷喪服大功公爲適子之長

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皆降二等傳曰喪成人者

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三乘一乘以示節也其君大

夫之適子則自以杖卽位君之適子牢具視君大夫之適子

牢具視大夫不宜更有降殺爲主喪者君大夫也鄭注降殺

以兩恐未然君公異稱爲君之庶子皆爲公子以別於大夫

凡記稱君者通謂諸侯孔疏就字義分析言之殆亦誤也案士喪記薦乘車道車槀車是士喪薦車凡三周禮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鄭注遣車魂魄所馮依鄭意似以虎賁氏之遣車當乘車經云車三乘車一乘不云遣車疑國君之適殤葬車視士所謂車者薦車之屬也專言車卽不得爲遣車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注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嵩燾案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疑經言達官之長不言不達於君言達官之長杖竝不言自長以下不服斬府史之屬庶人之在官者不在此論據喪大記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是君喪大夫士皆杖而以杖卽位與否自各

不同喪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大夫之衆臣異於貴臣而猶服斬鄭云不服斬者非也經明言違官之長自下士以上無不達於君者朱子語類公卿六官之長杖次則不杖六官之屬各有副貳其職皆中大夫恐無不杖之理所云諸違官猶立政之言百司庶府顧命之言百尹御事如宮伯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竝有職於喪紀者而惟其長涖事上士杖則中士不杖中士杖則下士不杖所謂不以杖卽位是也其衰服竝同鄭注所云似屬無據

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鄭注以義奪孝子爲𥳑案鄭意孝子不忍親柩之行而君命引之據下云弔於葬者必執引是凡執引賓皆與有事焉君臨大夫之葬不親執而命引周禮喪祝及葬御匶王弔則與巫前則此命引者喪祝之事也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君臨臣喪雖親至猶使人執引三引而畢略示助葬之義而已孔疏孝子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乃行君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君臨葬主人當迎拜安得於此時有攀轅之事似屬以意擬之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鄭注明己不與也嵩燾案經意承上季武子專政魯人事之如君言之事之如君則喪必廢樂曾點自倚其門而歌若不知有其喪者故曰不與孔疏云慕蟜固之直倚武子之門而歌曾點雖狂亦何至故臨喪者之門而歌哉義疏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曾晳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是事記禮者藉以明武子之僭而士之守禮者能不為之廢樂與蟜固事相類而實兩不相蒙疏申鄭義失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注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孔疏當事主人當大小斂殯之事嵩燾案士喪禮始死襚惟君命出大夫則特拜之及大斂有大夫則告主人奉尸斂

於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大斂有視斂之文主人當先拜賓儀禮云有大夫則告卽謂大夫之後至也主人方奉尸入棺故先告辭以示不能成拜之意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出卽降拜之義雜記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於士旣事成踊襲而後拜之士於大夫雖當踊不辭皆所以發明儀禮之旨凡當事皆踊大夫至絕踊拜之惟當大斂視斂有告辭之文喪大記言當斂者大斂也殯則視殯視塗在主人降拜之後不待辭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注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者嵩燾案喪大記喪有無後無無主故人皆可爲之拜而拜謝之禮不

見於經傳鄭注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云旣殯之明日必往拜謝孔疏於此云若有主後主人自當親拜然經言必有拜者不云往謝亦不云無主後喪必有主拜賓凡賓至皆然此云公弔之似其禮特施之君玩下寡君承事之文與此云舍人疑當爲異國之辭所謂舍人者館人也朋友謂出使之介及諸從行者州里則與同國之人先後竝至此國爲在異國而受其君之弔則其國之大夫士不當主異國之喪而爲之拜其君惟館人之義自其生時已爲之主至此而異國之朋友州里無能爲主喪者以館人攝主可也士喪禮君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是君弔自爲主此擯者之辭曰寡君而受弔者曰臨明

雖在其國而固不爲之臣則一以賓禮接之也案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惟諸侯相與弔有臨主人曰臨尊之亦以明此弔者之爲異國也　喪大記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爲主後大夫士以上有爵者皆辭不受弔不得更受君弔明矣鄭注疑不可通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孔疏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嵩燾案上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經言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曾子於子張之喪當視兄弟兄弟有往哭之義其有服者服其服而往朋友不當爲之制服故曾子仍其齊衰而往哭之亦若喪兄弟而無服也曾子曰吾弔也與哉情傷而語亦深

矣孔疏以爲失禮非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鄭注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子游正之嵩燾案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皆擯者所有事贊幣者賓幣詔辭者主人之辭蓋亦尊左之意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此云由左又非事也鄭注大宗伯出接賓曰擯而注儀禮云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由左者傳命而出之辭也士喪禮乃奠升自西階鄭注以君在阼階君弔於臣升降由阼階則主人自由西階有若未嘗仕魯而悼公弔之當待以賓師之禮而不以臣禮子游擯由阼階而出迎於門左所以成悼公之志而明有若之不爲臣爲能以道重於君也鄭注以

意擬之未能自證其說案士喪禮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若君至則主人出迎於外門外無擯者請事之文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居前擯者不爲導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爲擯必不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子游之由左蓋亦擯禮之常而施之於君則變也記禮者著其事於經以明人君重道士亦以道自重如此舊注皆失之

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鄭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嵩燾案經方言哀戚之至不當有自惜其生之情節哀順變通喪事始終言之言服以次而變衰亦以次而節自是段首總括語於念始之意無取王氏章句屬下復盡愛之道爲言蓋人之生形與氣相依而氣爲之始其生也氣聚於身知覺運動皆氣之所充周也其卒也氣散而返之太虛而身與判焉復之爲義及其

初判而假生人之氣呼而召之禱祠云者幸其或感而通神應以來返也案鄭注以分禱五祀言之據士喪記行禱五祀在未卒前與復無涉氣既判而之幽因以鬼神之義求之也念始之者一氣之往復也君子謂始制斯禮者於此求之意味深長鄭注屬之上文非也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鄭注謂重與奠爲說案孔疏云此亦得總爲銘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下鄭注引此疑疏義優於注鄭意以下有主人自盡語因以與此盡其道聯合言之愛之斯錄之謂不忍其死而遂已也爲之表而識之以明其身死而名存也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鄭於大喪其銘旌下注云王則大常是銘旌各視所建之旗盡其道而不過所以

昭敬也疏亦未能發明其義方氏慤云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銘旌者死而揭其名於旌示人以弗忘非所以送死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鄭注春秋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嵩燾案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傳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易檐改塗可也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疑殷人練而祔因有虞主有練主公穀所述殷禮也左氏所述蓋周禮周秦之交當已襍用殷禮故公穀皆據以爲說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所謂綴重者桑主也何休引士虞

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案今士虞記纂此文或逸禮也綴重於主以棲神所繫仍在重也練而易主而後徹重周卒哭而祔則但有栗主無桑主比葬而遂徹重焉荀子書其銘置於其重周禮設重以置銘也鄭氏以爲縣重於廟未知縣於何所又云去顯考乃埋之祭法顯考廟高祖廟也是謂親盡毀廟乃埋重重與主竝設凡廟皆然於禮尤無徵矣案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用二鬲鬻餘飯冪以疏布繫用軡縣於重冪以葦席北面祝取銘置於重既殯祝取銘置於肂既啟遷於祖祝復取銘置於重正柩兩楹間置重如初既祖祝取銘置於茵遣奠畢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是重之大常庭三分之一旁縣二鬲周禮陶人鬲實五㲉鄭司農㲉受三斗鄭注豆實三而成㲉㲉受斗二升五㲉盇容六斗鄭注士喪禮云士二鬲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似喪具莫大於重自始設重置銘中間惟殯後置銘於肂所云刊鑿之者盇鑿爲員孔以樹銘旌之杠也其後柩行而先抗重倚於道左闕是不復言重疑遂棄之道左雜記重既虞而埋之盇反哭

而虞祔所倚處埋之道左凡爲重三分庭之一不得縣諸廟明矣殷主綴重當是縣主於重以棲神故曰喪主不文置銘與縣主其義一也置銘以表柩故亦爲神所棲縣而者食道也經義分明諸儒之言重者恐皆失之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鄭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孔疏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篙齋案士喪禮云素俎旣夕記云素勺士虞禮云素几葦席似祔廟後乃除素器虞卒哭皆素也案下云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士虞記卒哭卽位皆哭三獻皆踊猶喪祭也惟云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爲受服之始其明日祔以吉祭記禮者速爲之辭耳　喪禮錦冒黼殺龍帷黼荒皆用飾而祭器用素無飾奠者人子自致其誠以上交乎鬼神所以用素猶人子自盡之情也豈知神之所饗猶言何以

知神之所饗齊敬之至若或饗之則亦饗之於人子之心而已哀敬二者皆所自致奠之用素器者此義也祭祀之禮正承上奠字言之鄭意析奠與祭祀爲二事恐失經旨

弁經葛而葬

鄭注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旣虞卒哭乃服受服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葛𧙶案經言葬服之異僅見於此旣夕禮髽散帶垂鄭注爲將啟變也以後無明文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又云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孔戩子亦云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似葬以前從重服無變喪服改葬緦鄭注服緦三月而除之是服除改葬猶服緦也喪服小記爲兄弟旣除喪及其葬也

反服其服是兄弟服除而葬猶服本服也閒傳旣虞卒哭去
麻服葛期而小祥要絰不除卒哭易葛帶小祥除首絰首絰
先除而不易葛帶絰易葛而不除故曰除服者先重者易服
者易輕者而於葬服以葛爲環絰恐非事也鄭意亦知其不
可通乃云逾時哀衰大夫士三月而葬未逾時故據以爲天
子諸侯之禮喪禮受服以卒哭爲斷雜記親喪外除言日月
已竟而哀未忘也乃以七月五月爲逾時而易葛絰以葬似
稍乖禮意矣陳氏集說因謂禮於山川之神於弁絰葛而葬
意又爲無著據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是所易者冠也
周禮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鄭注環絰大如緦之麻絰
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則兼斬衰之苴絰齊衰之牡

麻經言之凡經皆環而葛經之與弔服麻有疏細經有廣狹鄭氏援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之文遂據以爲弔服並所服衰亦爲侈服之弔衰直以吉服從事此禮所必不然者南史吳苞傳冠黃葛巾宋書陶潛傳取頭上葛巾漉酒並冠服之至簡者葬服之弁或葛爲之仍準六升之冠案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卒哭受服虞猶始服之衰也用此知葬服必無變易所異者易冠而弁耳經之用麻證之諸經無易葛之文孔疏之云葛經麻帶爲婦人之受服喪服無此制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注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疏反哭於廟行禮者謂生平祭祀冠昏皆在堂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故知初

反哭在廟也㝛𣢾案坊記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孔子曰
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與此章文義互相發明弔於家知不
當受弔於廟也既夕禮乃反哭升自西階婦人入升自阼階
主婦入於室賓弔者升自西階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遂適
殯宮皆如啟位疏擯遂適殯宮遂以升自西階爲在廟下云
葬日虞既葬當立虞主無因復至於廟問喪入門弗見也上
堂弗見也入室弗見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殯宮柩所存也自
在西階之上而不必當階適殯宮所以爲哀之至也疏以升
堂入室皆在廟恐未然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
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鄭注旣虞之後卒哭而祭日有所用接之士虞禮所謂他用

剛日也孔疏虞卒哭祔皆常禮此經云變以其變常禮也所

以有變者未及葬期而葬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

卒哭卒哭日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三虞卒哭之間接連其

祭恆用剛日鄭注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云他謂不及

時而葬者虞卒哭之閒有祭事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

者假設言之嵩燾案鄭注於禮無徵敖繼公儀禮集說三虞

卒哭謂三虞遂卒朝夕之哭他者變易之詞不用柔日而用

剛日故謂之他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

祔則薦云遂者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薦在三虞之夕來日旦

明祔廟薦於寢以告之詳考諸經之文敖氏之說最爲精覈

而義仍有未盡喪禮葬及練祥之祭皆筮日而虞卒哭祔不筮日爲其事竝繫於葬也喪事用柔日三虞卒哭猶以剛日卒哭而祔祔以柔日故先期卒哭用剛既夕禮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士虞記連三虞卒哭爲文而不別詳其儀惟云祭畢未徹乃餞餞卽卒哭之祭也是此二者同日其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葢謂三虞卒哭或有他故易期祔廟則此三虞與卒哭別爲一日而皆用剛日下云三月而葬遂卒哭葬而虞三虞而卒哭相承爲義其云將旦而祔則薦則以他故不卽祔廟𦋐事而薦薦餞同義皆謂卒哭之祭初虞辭曰哀薦祫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辭曰來日某祔爾於皇祖某甫卒哭在三虞之夕敖氏之說無可疑者此

經云變而之吉祭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正發明此義言虞屬之葬卒哭屬之祔葬而遂祔則三虞卒哭葬而不卽祔則卒哭之祭必與祔接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亦此義也經文錯舉其義在善讀者之自會之鄭注失之甚遠

明日祔於祖父

鄭注祭告於其祖之廟嵩燾案鄭注旣夕禮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士虞記注祔已復於寢如旣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是鄭意但以祔爲祭名相沿至今循用其說說文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文二年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特祀者練祥之祭

四時常祀及薦新則同於祖廟據儀禮之文既葬而虞以神道事之而徹朝夕奠矣喪祭止於虞卒哭而用吉祭矣必無饋食於寢之事後世誠意不逮於古而文或過之賀氏循云自祔之後惟朔月月半殷奠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鄭注大夫以上月半又奠然則士喪在殯月半不殷奠祔後乃殷奠乎司馬家儀朱子家禮竝有祔祭而於初虞後云罷朝夕奠亦竝不言朔月之殷奠開元禮禫而祔程子云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遷於廟祔者合食之謂禫而吉祭遷主於廟非祔義矣呂氏大臨云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既除喪而后遷於新廟故此謂之祔論祔義最盡未可拨漢以後通行之禮强周制以從之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注期而神之人情喬肅案曲禮虞而立尸有几筵故曰以虞易奠虞之名祭葢以神道事之而不復名奠殷練而祔則是既葬而仍不廢朝夕奠也周人易之以虞卒哭爲終期而朝夕哭不能常也殷之質也儀禮既殯而有朝夕奠既葬而有朝夕哭不奠至卒哭而止以次差之周之文也孔子固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質者文二年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又援殷練而祔而遂以祔爲毀廟遷主所傳之失實也鄭注士虞記練而後遷廟又承穀梁之說而失之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

去桃茢孔疏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嵩燾案士喪禮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鄭注引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儀禮明言祝代之是不去桃茢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桃茢先者巫也喪大記云祝代之先卽謂先入以桃茢祓也此經通巫祝言之凡弔巫祝與有事焉使祝代者祝相君以便事也孔疏云臨死者謂未襲以前臨生者旣斂而死者已不可見故曰臨生者附會鄭注去桃茢之文曲析經義以從之非所安矣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孔疏既夕禮包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嵩燾案士虞禮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腊亦七體賈疏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七體初舉脊次舉幹舉骼舉肩惟臂臑肫三者不復盛釋猶遺也特牲禮盛所俎俎釋三个鄭注牲腊則正脅一骨長脅一骨及臑魚則三頭而已有司徹禮乃摭於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鄭注魚摭四枚腊摭五枚所釋腊則短脅正脅

代脅魚三枚而已少儀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豕則以豕左肩五个鄭注折斷分之也竝以牲一體爲一个鄭注於此云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七个五个卽牲體之數也其釋既夕禮苞牲取下體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鄭意前是臑後是骼皆下體士苞三个皆此類也既夕禮云苞二羊豕各骼一个而已遣車置棒四隅苞牲下體賓之亦明器之屬也疏云尊者取三體其肉多卑者取三體其肉少未詳所據而以个訓包又謂士二體爲一个大夫以上三體爲一个殆非鄭意也

曰我叟也斯沾爾尊之賓爲賓爲主爲主焉

鄭注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專猶同也嵩燾案史記魏其傳沾沾自喜集韻沾的協切沾沾自整貌斯沾爾專之當作一句讀言我之治喪當令男女整位一方專以賓主爲義旣夕禮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周禮自有常位國昭子欲專以己意行之悍然不顧豈有意備人之覘視者哉案旣夕禮主人西面婦人東面不及賓前云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賓以助葬爲義無哭泣之位國昭子益欲會葬之賓皆臨窆之以示矜張之意

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

鄭注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嵩燾案方氏析疑云古者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

應同或文伯少孤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至是始悔之方

氏之說是也鄭云宗婦有會見之禮則朝祭必與何以云未

就公室觀子之行而必就公室又非事也經云以就公室正

以之就學公宮之意意益以其質美自能賢也未嘗使就公

室薰習於師友追咎其好色以自隕其生亦傷其無取友之

益也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鄭注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孔疏微殺也哭

踊有節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不肖者無哀情使之覩物思

哀也嵩燾案說文微隱行也爾雅釋詁幽微也匿微也微情

者哀之至而若隱之似無節殺其情之義如賓之有拜也大
夫之有特拜也袒括髮之有襲也家人營宅之有筮也日之
有卜也爲之制以不得直達其哀故曰微情故者已然之謂
因其已然之情而興起之於物衰絰之制皆物也悲痛之至
之必爲辟踊也人心自然之應也先王制之以爲成法使之
哭且踊以道其悲痛之心而自致其愼終追遠之實杖衰倚
廬之異制皆因其哀踊以致其文者也故曰以故興物微情
由外而隱之於內以故興物由內而道之於外似不僅如舊
注所云也

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家宰三年

鄭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嵩

燾案論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古者謂殷以前亮陰之禮自殷猶然周公之攝政蓋行殷禮也既定周禮建六官政統於君遂廢亮陰之禮康王卽位而朝諸侯史臣記之以是爲周公之刱制也世降而文不能以天下大政一聽之冢宰周公因時制宜以定萬世之法誠有不得已也聖人於此蓋拳拳焉周制之文也所以嚴君臣之分也聖人繼周公而起承文之敝而返之於仁孝其於周制必更有損益而其道終以不能行亦時爲之也與論語所記同旨

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鄭注畢獻獻賓與君禮揚作媵孔疏杜蕢此事在燕禮之初賓主旣入得杜蕢之言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燾案燕禮主

人獻賓賓酢主人次獻公受公酢遂媵觚於賓以酬賓小臣
自阼階下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坐取所媵觶酬
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似獻賓與公而媵爵乃燕禮之正文
賓舉旅畢而後獻卿又媵爵爲卿舉旅而後獻大夫又奠觶
爲大夫舉旅而後獻士孔疏獻君與賓燕事則止尤爲無據
燕禮媵爵者序進洗角觶酌散交於楹似所謂媵爵者有從
爵也與揚觶揚字義別左氏傳稱平公欲廢知氏知悼子卒
而飲酒樂所以快之天子諸侯月一舉皆有樂杜蕢所飲者
一工一嬖臣必非燕禮可知畢獻而揚觶乃推行之於燕禮
疑所謂揚觶者直酌以飲公無拜送爵之文燕禮凡獻祭酒
啐酒奠爵告旨而後卒爵揚觶若加爵飲公在燕禮媵爵舉

旅之外鄭注疑未合案儀禮周初文昭公九年荀盈卒左傳載其事在春秋之季未宜援儀禮爲證

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鄭注下謂地下嵩燾案玉篇殉用人送死也春秋諸侯通用之文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成三年宋文公卒始用殉成十年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遂以爲殉昭十三年申亥以其二女殉楚靈王而葬之定三年葬莒莊公殉五人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疾病命顆曰必以爲殉是大夫亦有用殉者此云夫子疾莫養於下蓋憤侍疾者之無狀醫藥飲食不得其和因以致死下謂內豎之侍疾者以殉葬卽以此侍疾者爲殉也與下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緊相呼應鄭注非也陳氏集說乃云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曰莫養於下於事無徵於文亦爲不類矣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裘縣潘邑名孔疏裘氏與縣潘氏二邑也陸氏釋文縣音元嵩燾案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邑與縣別邑方二里縣方二十里而載師職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又似邑與縣以地廣狹相乘而各異地地遠則益廣故六遂之縣又與六鄉之縣異制左氏傳凡邑有宗廟曰都無曰邑都邑二字三代通稱尚書言夏邑言商邑言宅新邑言用附我大邑周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凡國都通謂之邑春秋以後始有稱縣者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昭三年趙文子曰温吾縣也哀三年趙簡子誓曰上大夫受縣晏子春秋桓公與管仲狐與穀其縣七十案狐與穀郎縣也其縣七十謂狐穀二縣盡七十里之地此仿左氏傳與之邑六十爲文而義各別說苑景公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史記吳世家予慶封朱方之縣而成二年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襄二十一年庶其竊邑於邾以來而與之邑襄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襄二十九年說晏平仲納邑與政哀三十一年子皮使尹何爲邑邑與縣錯舉爲文據昭三年傳云州縣欒豹之邑也昭五年傳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縣邑二字通稱而云七邑皆成縣是縣固大於邑也襄二十九年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六邑杜預注八邑三十二井襄二十七年與免餘邑六十宋
左師請賞與之邑六十襄二十八年與北郭佐邑六十疑左
傳言邑有與縣同者有與縣異者而古制邑皆度田爲之田
四井爲邑所云賜之邑六十皆以田計昭二十八年分祁氏
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縣亦以田計而
邑實通大小言之昭十年與桓子莒之旁邑哀七年宋伐曹
築五邑於其郊似壘土爲聚通謂之邑經云邑裘氏縣潘氏
自當爲二事水經注沙水東南徑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
陳留鄭地西與衛接壤其時地或屬衛水經注又云漳水徑
磻陽城北九域志林慮縣有磻陽城在淇水北隋初分林慮
置淇陽縣水經注汲郡西北有磻溪疑即潘陽城所由名潘

即鄱也潘縣名裴氏邑名邑小而縣大邑近而縣遠故於此
分別言之未宜併爲二邑也
甯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鄭注以與巳字同言誰有强使女者與毋無也於女甯有病
苦與止之嵩燾案鄭意以則豈不得以斷句其毋作反揭語
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作毋衞
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毋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毋云音無注
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毋明甚盧文弨校云依注當作毋下
仿此據鄭注士相見禮古文毋爲無爲毋無字異義其注曲
禮毋不敬並不云毋無也此獨云然者葢經本母字而注以
毋釋之陸德明音義從鄭注音無諸本作無承注義也陳氏

集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讀極允其母正
對上人之母以人之母嘗巧則亦豈不得以已之母嘗巧於
心亦有病乎不乎語極分明鄭注訓其母爲其毋疏家直據
以爲無字而經義亦稍迂曲矣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

鄭注使謂時繇役任謂時賦稅嵩燾案左氏傳云事充政重
杜預注亦云事充謂繇役煩政重謂賦稅多疑此與左氏傳
所載情事不同傳云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以師近在郊徵
民入保而無能一戰何以能國是以泣也此云見負杖入保
者息則從征之士也傳稱冉有入齊軍右師奔蓋孟孺子邴
洩之徒卒負其兵杖奔入保者師次雩門之外而戰于郊距

國爲近負杖入保而息於途抑何暇也是時孟氏叔氏皆不欲戰孟孺子勉強一出而士卒散亂如此公叔禺人所爲憤激以死也與左氏傳情事稍異而取義同總以見魯政之無紀而已似此所記爲得其實左傳見保者而泣在師始哀悼出時無因爲此憤激之言之世季氏專政而以後無闔郳之戰其氣已索聖人固曰三桓之子孫微矣此其徵也任之重屬下君子言謂三家之專政者使之病屬下士言謂入保之士任雖重而不能出一謀使雖病而固當死文氣緊相承接與左氏傳都無役煩賦重之意注家意爲之辭耳

朝不坐燕不與

鄭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

士也孔疏路門外正朝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大夫坐於上嵩燾案周禮三朝朝士掌外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僕王眡朝則前正位司士所掌治朝也而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入內朝皆退是朝儀皆揖而退朝士外朝禁錯立族談者但有立無坐也義疏惟王公有坐論之理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言王公謂坐而論道者天子諸侯非以朝位言也燕禮獻士爲士舉旅分先後而已無不與於燕者鄭注倂朝燕爲一疏遂援攝齊升堂以證朝坐之說似皆失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圍徐以懼吳是時棄疾已有代楚之心故爲不忍殺人以示惠疑工尹商陽陳棄疾名當互易鄭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居中央疏引

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而云左射以菆是凡兵車左主射左者甲士三人之長也乘車之禮君居左車右居右御者居中故車將在左射者將所有事也工尹商陽與棄疾同車必非任爲將者其時或爲右或御棄疾無因代將手弓以射昭公十一年楚子使棄疾居蔡朝不坐燕不與者謂居陳蔡不與朝燕之事言未與聞伐吳之謀也案上陳太宰嚭行人儀洪氏邁云嚭爲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人名倒亂正與此類

爲懿伯之忌不入

鄭注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懿伯惠伯也孔疏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己入滕國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己故難之嵩燾案左傳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

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日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
受館敬子從之杜預注叔弓禮椒爲之辟仇傳言叔弓之有
禮鄭意敬叔辟惠伯之仇己杜意敬叔爲惠伯辟仇孔疏附
會鄭意又扨爲敬叔殺懿伯之說集說引劉氏敞云先言及
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祇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
祖及滕郊而適遇忌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一埽諸說之障
孔疏引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叔
肸宣公母弟於桓公爲八世孫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
穀生獻子蔑惠伯蔑孫於桓公爲七世孫春秋姓氏表子服
它孟獻子之子爲子服氏而通志稱慶父元孫懿伯字子服
爲子服氏惠伯始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注孟椒孟獻子之孫

子服惠伯子服它當卽惠伯之父懿伯與子服它同出孟獻子懿伯不必爲子服氏（案左傳襄二十三年稱孟椒昭三年稱子服椒傳曰肸之士而命之氏疑惠伯仕爲大夫乃以其父它之字爲子服氏）敬叔以惠伯於懿伯當服期故欲辟其忌日祭義忌日不用鄭注不用舉他事是也所以不入者爲惠伯辟也劉氏乃云懿伯是敬叔從祖則是疏屬無服之從祖無庸辟之劉氏之說猶誤

哀公使人弔蕢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鄭注行弔禮於野非蒿蘎案此經前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既夕記惟君命止柩於堩似柩在道亦得受君弔經又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將葬弔於宮於廟

於門賵則於國門又似有常所褱二十三年齊侯自莒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是尙未見柩也杞梁死國難當以禮弔而弔其妻於郊宜辭而拒之不得與此使人弔蕢尙比曾子所譏蓋謂其蕢宮受弔視其在野如在家爲非禮也君使至主人去杖而左聽命賓由右致命辟於路而畫宮於禮虛矣鄭注似未盡案鄭注不釋辟於路陳氏集說辟讀爲闢謂除闢道路疑車不堩無由畫宮受弔畫宮蓋畫爲拜迎拜送之門爲東西階爲庭當引車就道右爲之曾子問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止車就道右蓋喪車專道而行止車必於道右辟於路者猶言避就道右也下云畫宮史不待言除闢道路矣

孺子韝之喪哀公欲設撥

鄭注孺子韝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爲轡案書金縢洛誥立政文稱成王爲孺子晉語里克杜原款並稱

申生孺子里克亦稱奚齊孺子秦穆公弔重耳稱孺子似孺子爲世子應爲後者之稱左氏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韓宣子稱鄭子齹曰孺子皆嗣立爲世卿者哀公或欲以蘋爲世子用諸侯禮葬之故有若以爲可經云爲榆沈故設撥鄭訓撥爲紼甚誤撥葢所以轉輴車陸氏佃云榆性堅忍所謂不剝不沐十年成轂者性沈難轉所載亦沈故設撥以撥輴語極明曉鄭謂榆沈以水澆榆白皮汁播地以取滑其於輴車之重且膠黏不能行矣

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

鄭注輴殯車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

嵩燾案經云葬車與殯無涉說文椁葬有木郭也椁者周於棺外殯以菆塗象椁葬車以輴象椁竝取周棺四圍爲義輴與楯通說文車櫚檻也龍輴蓋車四圍繫木以象檻而畫龍其上說文幬襌帳也爾雅釋器幬謂之帳史記禮書大路之素幬也是車帷亦通名幬喪大記天子龍帷諸侯黼帷竝以加於輴上天子龍輴周棺象椁故曰椁幬諸侯之輴不畫龍而下於棺帷以幬覆之鄭以殯車爲言恐誤

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

鄭注恃寵虐民非也嵩燾案陳氏集說引劉氏云買道而葬後以爲例而難乎爲繼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其言近之而義猶未盡家語子路治蒲爲水備簞食壺漿以食治溝洫者

夫子止之子賤爲單父宰有齊師而禁民割麥皆急以利防民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陳義自正一施小惠於民而使之薄其哀死之情以生倖心而啟爭端亦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孟氏不以罪予朋友不以棄予姑以是釋申詳之疑非苟幸人之不我責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鄭注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若出使自稱己君爲寡君言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並與得祿者同嵩燾案經明言君有饋而鄭以爲饋君徒以使曰寡君爲疑方氏析疑引左氏傳晉荀寅奔齊陳恒與之言稱寡君足爲確證衞氏集說引臨川王氏長樂陳氏

山陰陸氏文叔李氏諸說足證注疏之誤記禮者爲孔子之居衞居陳子思之居衞孟子之居梁居齊特著此例祿謂田祿如子思之繼肉繼粟孟子之養以萬鍾皆所謂傳食於諸侯而不可以云祿也曰使焉者卽君所使致饋者也

舍故而諱新

鄭注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而察左氏傳周人以諱事神是諱名之典刱自有周三代傳國皆數百年周世之傳三十又上推之以至於帝嚳而名有不勝諱矣是以卒哭乃諱卒哭而祔祔則昭穆各以次定而將上祧其祖所祧之祖不復諱親盡故也如穆王滿十六世而有王孫滿厲王胡十七世而有釐王胡齊又

如夷王十三世有簡王夷定王五世有愼靚王定亦不聞諱
夷王定王之稱五世親盡不諱可知殷以前本不聞有諱以
干紀號而不立諡殷制也據史記湯號天乙其名曰履稱帝
乙者以帝加之鄭以爲同名非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注有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嵩燾案此經上下二
語緊相承專言宗廟則經義不明成三年公羊傳廟災三日
哭禮也昭十八年鄭火書焚室而寬其征三日哭是國大災
亦有三日哭之文此云先人之室謂居室傳自先人者先人
所營宮室子孫不戒於火而焚之有足隱傷先人之心者故
爲之三日哭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宣公十八年十月薨成

三年二月新宮火吉禘未久故曰新宮以其爲先人之神之所憑依也亦三日哭緊承上先人之室言之言所重者先人也先人之室與新宮相爲映合概以宗廟言之非也

喪不慮居爲無廟也

鄭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嵩燾案鄭義似非情事義疏云古者五畝之宅受之於君非己所得賣或曰慮居謂謀寢處之安據喪禮寢苫枕塊無謀及寢處之理此喪字與喪欲速貧之喪同謂出亡也出亡則宗廟之祀無主故不敢謀居處之安古者適士以上皆立廟卒哭乃祔廟經云爲無廟也正據出亡而廟祀廢言之若爲居喪之禮不得言無廟矣

易則易于則于

鄭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孔疏臣來則行臣禮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嵩燾案鄭注雜記鑿巾而飯云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則鑿巾周禮太宰大喪贊含玉天子諸侯之含大宰掌之諸侯朝會王者亦視含上云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含是也雜記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含者執璧將命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蓋兼弔禮行之含襚賵皆介將命易者易直如諸侯相爲視含于者迂曲謂既殯既葬而使人歸含歸含委璧而已而云使某坐含是使之親含也故曰易于雜鄭以易爲臣禮于爲君禮似誤案鄭云大夫賓爲含蓋易其辭云大夫以上使人含大誤又據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爲使者致詞其使容居以含爲記人錄語未知何所取義徐君僭用王禮邾

之有司不能直正其失以拒之而託爲之辭以使其自悟容居之對亦所謂遯辭知其所窮者也案徐少昊後魯國少昊之墟也容居自述爲魯人而仕徐徐自周穆王時已僭稱王疑所謂駒王即史記所敘之偃王也其後吳楚皆僭王而徐距中國爲近子孫世襲其僭邾婁又視徐爲小故遂以王禮施之容居之言不敢忘祖蓋謂徐偃王時諸侯服從皆用此禮也注謂容居駒王子孫而諷魯爲鈍恐屬意爲之辭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注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嵩燾案鄭注因檀弓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之文遂竝伯魚之母子思之母皆謂之出母春秋左傳襄十二年言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族謂五服之親是以孔子亦言兄弟吾哭諸

廟而廟亦自有親疏次第周禮以嫡長爲尊謂之宗子其宗其祖之所自出爲大宗宗其禰以上皆爲小宗孔子之兄孟皮以病癈然苟有子固當承所宗之祀爲宗子子思哭嫂爲位而不詳其兄之名意或其賢不及子思傳記皆略之史記敘孔子世家詳其先世而不及孟皮周人皆以孟仲叔季爲次孔子之父叔梁則亦尙有兄也其敘伯魚子思八傳而至孔鮒鮒無傳乃次其弟子襄起博士爲長沙太守又四傳至延年及其弟安國亦起博士爲臨淮太守所敘錄皆有名蹟而於派分不詳子思蓋居宋居衞而終反魯自防叔居防爲孔氏宗邑子孫之爲大宗小宗必各有別孔叢子云哭孔氏於夫子廟哭孔氏之別姓於禰父之廟燕義有庶子官鄭注庶子諸子也此云庶氏猶若

孔氏之庶子庶子之哭其毋不於禰廟而於其所出之宗他
室者所出之宗之別室鄭注子思之毋嫁於庶氏恐失之誣
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鄭注弑君弑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蒿壽案鄭意
據隱四年公羊傳衞人殺州吁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何休注
明國中人人得討之專正其弑逆之罪而疑作官在宮皆殺
無赦爲濫刑故有是說誠然則亦自相賊殺耳於斷獄之義
無取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在官在宮有同惡者有與聞其故者有坐視君父之被弑而
不救者皆與纂逆之誅曰凡者凡是有罪從坐皆無赦也如
此而後可云斷獄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弒父弒君而及同惡之誅亦春秋之義也

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注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得以帷蓋幬燾案帷蓋以埋狗馬通上下皆然經引路馬以證孔子之言君子所以曲致其仁其視狗馬一而已不當有貴賤之分也据周禮輪人爲蓋屬攻木之工蓋弓之長六尺與帷席不相爲類而輪人云良蓋弗冒弗紘冒者蓋衣也帷以衣車冒以衣蓋冒小於帷故以埋狗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蓋衣曰蓋幕帟之屬亦曰蓋掌次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

璽此經上云君於士有賜帟是士不得張帟孔子之云貧無
蓋謂不得張帟也席又小於蓋裹首以乏之而已舊注通蓋
爲車蓋者誤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孔疏弔有常服而得盡飾謂更服新衣嵩燾案喪服記朋友
麻諸侯大夫之弔服皆錫衰弁經朋友當緦衰孔氏所云新
衣者何衣而於弔時更服似屬無徵近當塗夏氏檀弓辨誣
云喪禮有擯相有將命弔客有介闕人何爲而自拒之納之
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待於門外廄何地也而曾
子子貢入之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卿
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此從君入者士喪禮君出

主人拜送襲入即位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大夫後至者當君在時自不得入豈有君親咫尺而卿大夫辟位之禮又豈有行弔於人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子貢之賢聞於魯國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區區入廄之脩容何與哉檀弓所記尤無如此章之猥陋者疑莊周列禦寇之徒虛誕相高而戴氏誤入之此章大旨卽莊子外篇儒以詩書發冢之意譏儒者之善飾而已莊子語雋而此所刺淺戴氏亦不能辨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注閔公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麻猶絰也孔疏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嵩燾案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去麻服葛葛絰三重期而小祥練

冠纓緣要經不除卒哭受服而易葛帶既期遂除首經首經無易葛者前云弁經葛而葬葬冠易弁非易經也孔疏誤莊公甍慶父亂政十有一月而始葬葬而遂除服士大夫卒哭而亦除服麻猶衰也不入言無有服麻而入者此由慶父廢喪禮以成其亂閔公年八歲見制慶父亦以見喪禮所由失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

鄭注學教也子柳叔仲皮之子衍蓋皮之弟衣當爲齊士妻爲舅姑之服也時婦人好輕細多服繐衰衍既不知禮之本

子柳亦以爲然使其妻爲舅服之詒讓案喪服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士喪禮苴絰散帶垂牡麻絰亦散帶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是凡齊衰服皆繆絰總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六升半稍次於齊衰喪服記序之大功之上其服亦牡麻絰環絰不繆蓋從僖叔仲皮爲魯公族孔疏引世本叔身生武仲休休生意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春秋文十八年襄仲殺叔仲惠伯已而復叔仲氏襄七年杜注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二十八年注昭伯叔仲帶昭十二年注叔仲穆子叔仲小叔仲帶之子叔仲皮叔仲衍皆不見於傳與子柳同時當爲叔仲穆子之後必非彭生之子也　子柳蓋魯賢者叔仲皮師事之子柳之妻與叔仲皮爲昆弟經云魯人者謂亦魯公族也爲叔仲皮齊衰以爲父後之昆弟服之叔仲衍以告謂告於子柳之妻辭重服總衰環絰下於齊衰一等亦非正服也其云吾喪姑姊妹亦如

斯卽喪服之云姑姊妹報者是也子柳魯之高節者亦不樂加厚妻之族因從而爲之服語意甚明鄭注直以子柳爲叔仲皮之子經義乃始糾紛矣案周之季世人各以其私意制爲之服子柳賢者亦不能正前云綌衰繐裳非古也正指此

吾欲暴尫而奚若

鄭注尫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譌驛案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尫杜注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說文尣部尣尫曲脛也象偏曲之形篆文作尪玉篇尫僂也說文人部大徐本云僂尫也段氏注尫是曲脛之名引申爲曲脊之名尫僂同病與鄭注面鄉天正反荀子正論篇傴巫跛匡楊倞注匡讀爲尫

廢疾之人荀子云跛匡仍以足疾言之其王霸篇䟒之如尪
注云尪當爲尫病人也廣韻云尫弱杜氏以爲羸病之人是
也其引俗說附會鄭義而益失之誣此當卽僖公二十一年
事記禮者以爲穆公葢傳聞之誤而左氏傳云焚巫尫此云
暴義較近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憤其不能以救旱而暴之
又焚及尫者何爲便焚之集韻焚火灼物也玉篇灼熱也疑
左傳言焚亦祇是暴意

禮記質疑卷四終

禮記質疑卷五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王制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初更立五等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孔疏引鄭志答張逸微子箕子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嵩燾案虞書輯五瑞即周禮典瑞

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者也四岳羣后以五玉爲差自唐虞已然杜預春秋氏族譜邾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楚重黎之後周文王時其苗裔鬻熊爲文王師莒少皞之後周武王封莒輿期於莒許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以續太岳之嗣杜氏所述皆出世本楚邾莒子國許男國其來已久疑武王所封各國之苗裔卽虞書頒瑞之義以明一王之大法而已通考云徐子爵出自伯翳始封於夏歷殷迄周爲徐戎鄭謂殷爵三等未知何據其云畿內謂之子則是殷爵固有子矣畿內及五服建國同制爵亦同安得謂畿內盡稱子案古紀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多繆悠之言而諸侯之名始

見黃帝紀虞書就名之蕐后如契封商稷封郃皆不詳其名爵夏書可紀者防風氏有扈氏有窮氏及有鬲伯明斟灌斟尋之屬茄以氏紀歷商始有侯伯之名疑商以前但分五服以五玉頒瑞別其等數至周始備其制而周之封爵實止侯伯二等三恪稱公其稱子男者皆立國夏商以前降而爲子男者也春秋列國皆然其稱穪封即降封也吳楚僭國不與朝會聖人以義制法使從要荒稱子之例文武時未有封也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正謂此等先儒於此義多未有發明

疏云文家五等質家三等而引孝經證夏制之非三等不知五等之封由來益遠殷亦未有變也鄭據殷爵三等遂以此經制田爲殷制而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證周禮封國之等大司徒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司農云公所食租稅得其半其半皆附庸小國參之一四之一皆然案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

一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疑三代取民之制皆什一封
國制貢不應乃如是之重鄭又以一易再易三易之地爲言
徒增枝節而已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泰山亦魯封地而自主東
岳天子以爲四鎭則五百里四百里之地不必盡爲所受之
土田定四年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史記衞世家以殷餘民封康叔居河淇間故殷墟晉世家唐
有亂周公誅滅唐遂封叔虞於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三代
建國皆因其故封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
奄地最大以封魯諸所建國皆以有罪滅之而後改封唐亦
侯國而僅得百里限於地也疑周禮所載爲唐虞建國之常
制其後或削地或益地或改封地勢屢變周制五等但異以
命數而地制不必悉均歴時久而建國益繁大率因其故地

析而分之合而併之不復能如舊制矣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略言之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遞相減少恐非事實三傳之文具在略可考見三代封國之遺制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周公之營洛猶其遺也而封國不以屬之司徒爲正其封域足見周禮所述追溯皇古分國建邦之法不專爲周制也鄭注一依周禮爲說於所不能通者槪目之爲殷禮王制漢博士之書會萃三代之禮爲之辭證之傳記而固有以辨知其異同矣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注元善也善士謂命士孔疏天子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所以異於諸侯之士嵩燾案元士者六官以下有司之長有

上士有中士有下士以其分職而領之謂之元士元者長也
方氏慤云上士稱元士與元子元侯同義附庸之國不以里
限舉元士以起例中士下士之爲副者皆統其中鄭通命士
言之似泥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
地視子男與此所述微有參差而此爲得其實周禮司服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
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司服五冕卿大夫得服元冕故
自天子大夫以上命數視子男制祿亦如之士之命數自分
三等而分職爲多子男制田有常數以通之士則畿內之田
有弗能給士一命得受邑邑方二里惟附庸之國不限里數
是以元士視附庸而可以降殺之等差之王制言爵祿原本

孟子皆約畧爲之辭而此之言元士視附庸者視孟子爲優矣

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鄭注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孔疏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七人以上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上地家七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上地之上家十人至下地之下家二人有九等此經自九人至五人惟五等據庶人在官之祿言之嵩燾案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

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是以周制授田三等地磽則倍給之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亦以萊五十畮萊百畮萊二百畮爲差知必非食多者受上地食少者受下地小司徒之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以家之口率計之非言地之等也故下接言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餘者餘夫也七人之家任役者三人則是一夫而有二子其半爲婦女老弱二子則一爲餘夫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畮周禮明分三等以稽人民之數鄭注於此乃析爲九等之說於經義亦稍忤矣竊意此以農夫所食多寡爲庶人官祿之差農夫所食多寡視其力庶人在官之祿多寡視其職周禮廩人詔穀用一日稍食而約計其食云人四

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鄭注謂一月食米六斗四升曰鬴以中人計之五人之食十五鬴是庶人最下之食月得米九十五斗葉氏時云王宮之徼衛宮正均其稍食后宮之人民內宰均其稍食士庶子及衆庶之守城郭溝池者掌固均其稍食諏夫圉師府吏之在宮中者校人均其稍食內外朝官吏留治文書者槀人均其先食大率以是爲等疏中

鄭義以爲農夫受地之等者誤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注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竝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在上嵩燾案周禮六官皆卿六卿之貳皆中大夫前

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卽周制也周制無上大夫上大夫卽卿故卿自爲一位天子有中大夫下大夫諸侯無中大夫貳卿者皆下大夫也故大夫自爲一位崔氏靈恩於此云小宰小司徒爲上大夫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大夫是五大夫別分上下大夫有二位矣三卿又分三位與周禮乖異疑此數語見成三年左氏傳蓋東周以後列國自爲之制傳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其禮數亦各有等非復周禮之舊矣（案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管仲言天子有二守國高在所謂命卿也是以諸侯之卿亦各有等至列國之季而益分矣）王制自引左傳之文以明三卿之等視國大小爲差不必專爲聘會言之注家必以此求合周禮固無當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竝會也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上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二十七人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嵩燾案鄭氏此訓仍承上節言之而以國大小爲差於數居三分之義無取典命公士一命侯伯之士亦如之子男士不命鄭注大宗伯列國之士一命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此云命數兼及大國之下士次國之中士小國之上士於禮亦無徵聿廬吳氏淸江徐氏竝以此節錯簡當在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似爲近之而鄭以上九中九下九爲三分方氏慤以上士中士

下士各二十七人爲三分於各居其上三分之義亦無取據
周禮六官之屬其分職或上士或中士或下士或上士統中
士或中士統下士或三者兼統其數皆相倍所謂各居其數
之三分者上士一人則中士二人上士二人則中士四人以
一統二以二統四三分之而上士居其一中士居其二連上
而得三分之數中士二人則下士四人中士四人則下士八
人以二統四以四統八三分之而中士居其一下士居其二
下以中爲上亦連上而得三分之數其有中士下士爲三卿
五大夫以下之分職言也方氏愨云其有者中士下士諸侯
或有或無周禮之文具在方氏略而不考而意爲之辭胡氏
銓至謂上士數居大半中士下士各居上士之三於鄭氏以

九爲分方氏以二十七人爲分之外又增一說亦失周禮建官之義矣

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鄭注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此大界方三千里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嵩燾案鄭氏此訓葢以畿內之制通之畿外十二小卿者六官之副皆中大夫二人言九州建國覩畿內公卿大夫皆十倍之而統計其大界三千里以爲殷制專據周禮大行人侯甸男采衞要六服各五百里定爲周制七千里則非也禹貢九州自冀而南爲豫爲荆揚而荆揚地最

廣東爲兖爲青西爲雍西南爲梁梁地亦最廣而冀自處北天下之勢贏於西南而縮於東北兖青二州之地不足以當一梁至舜而北加幷東北加幽營實始居中以制四方其後併青於營併梁於雍而廢幷㙛殷都多在豫地其北爲冀梁地已多淪於夷觀舜十二州稍狹矣郭注爾雅九州以爲殷制者是也周起雍東併徐於青而稍分青地屬兖東北併營於幽而別分幽地爲幷九州之地不加於殷周公營洛建天下之中以殷見諸侯爲周禮九服之義所自仿大司馬及職方氏所敘衞服之外尚有蠻夷鎮蕃四服大行人以蠻服屬之要服是夷鎮蕃三服皆宜屬之荒服禹貢要荒並數亦不宜專及要服而以七千里爲斷九州地勢自有參差如青徐

兗三州專隸東海一隅而又加置營州三代晝野分州皆詳於東北而略於西南爲西南地廣力有弗周故也周公何從斥大九州之地倍於殷而又加至一千里哉九州以正疆域九服以示藩衛取義各别九州之道里不能適均九服之疆界豈能四達王者建中定制略示大法而已鄭注通九州五服之數以求合周禮遂據此以爲殷制亦稍泥矣王制以八州三千里定中國之地勢正據漢初言之其時北極代邊南界閩粤相距實不逾三千里賈生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博士實早及此漢儒傳經者守章句而未達事變轇轕至今固無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

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則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嵩燾案鄭意以周禮未嘗名國都爲縣商頌但言邦畿而夏書已有酒荒于厥邑之文因通邑於縣以爲夏時之稱陳氏祥道引周禮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統謂之縣其說近之而義未盡

周禮四井爲邑四甸爲縣邑縣地至小而詩書多稱國都曰邑湯誓率割夏邑立政其在商邑周書用附我大邑周及諸言作新大邑宅新邑是也詩商邑翼翼作邑於豐無云縣者史記鄒衍名中國曰赤縣神州始皇紀字縣之中陳書高祖紀光宅區縣唐書禮樂志福流寰縣謝莊文埽耻瀛縣綿寓開縣皆承鄒衍之遺名天下曰縣絳侯世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疑秦漢之際乃有此稱經云天子之縣內亦漢時語也鄭據夏時言之似屬無徵其縣內之國九十三容亦有世祿及他有功者之賜而以井里推之王畿千里提封百萬井百里之國九去田九萬井七十里之國二十一去田十萬二千九百井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去田十五萬七千五

百井合三十五萬四百井約得王畿三分之一八州建國大小分井以三相函王畿大國得八州之一分而殺其一次國又羸其一而以三相函以合三分之一之數正不必如鄭注所云九十三國按地分布一無畸零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鄭注殷承夏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嵩燾案緯書所記殷周國數本不足據而云千八百國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數正相符㪍一總其成數一詳其細目也鄭復據此爲殷禮

以爲關盛衰之中然則周公廣土增爵至千八百國乃謂之盛王制顧不舉周制之盛而舉殷制之衰者乎三代建國各因其舊有罪誅之滅之而後改封侯國附庸皆先代小國仍其祀不廢封國地廣者包而有之謂之附庸所以爲仁至義盡也杜注左傳如邾小邾極牟葛蕭鄟郭並云附庸小國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杜氏無注似須句顓臾並當爲魯附庸所云附庸之國或曹姓或子姓或風姓必非周所建國無疑外如舒蓼州來偪陽不羨鍾吾之屬皆小國而不云附庸者不並入大國封內不得爲附庸也經云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亦約言之春秋如邾小邾屢與盟會未嘗不聽其自達附庸不與者附於侯國封內即不以大小之國

合計而數之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鄭注田稅所給官謂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孔疏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殷法也嵩燾案孔疏以鄭注王制建國竝云殷制因亦附會及之葉氏夢得云官者宗廟社稷賓客燕饗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義疏亦取其說據周禮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

待賜予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職歲掌

邦之賦出以待會計內府待邦之大用外府受邦之小用歲

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似九賦財用之式各有職掌鄭

注大府云頁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用正不必以遠近

分隆殺外府王及后之服不會消用所需非經制也鄭以共

官專屬之文譌爲御專屬之衣食恐未安田稅所入則何師

耕耨王耤以供齍盛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

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詔穀用惟祭祀用耤田其九穀之數

藏者倉人制其用者廩人不得有百里千里之分於其中等

而別之鄭云田稅亦非也疑此卽載師任地之法所謂宅田

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皆

以其官者也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皆以爲御者也爲御以
供服御卿大夫之采地皆爲御者也經言百里之內千里之
內而不言賦貢之入足證注家之誤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
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鄭注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
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嵩燾案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其制實剏自黃帝
至堯乃以四岳領諸侯虞書言羣牧卽四岳所領之諸侯也
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賜季歷圭瓚秬鬯九命作伯鄭詩箋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書西伯戡黎王肅謂之二伯是二伯之名始於殷黃帝謂之監唐虞謂之岳鄭注西伯爲雍州牧楚辭天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亦云雍州牧卽據王制八伯之文而引虞書羣牧竝以爲九州諸侯之長疑經云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卽漢世以州統郡以郡統縣之制而文之以封建合三代之遺文參以漢世制度非古建國之常法也秦漢以後建官分職大小相維統於一尊博士因以推之三代以明天子大一統當使四方諸侯更相連屬以奉朝請注家必援詩書之文以實之非所詳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孔疏引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下文其祿

覜諸侯之卿謂公之孤也嵩燾案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施法於官府建其正立其貳兩以副長貳以副正則監者所以副牧也書梓材言王啟監即命監之辭其云疆畎塈茨丹雘皆牧所有事而監卒成之周禮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亦四命疏以大夫爲監者當公之孤賓不誤公孤之名見於禮經而傳記無可徵惟周書有命監之文酒誥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王氏炎亦據以爲三監孔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實三卿之命於王者左傳亦云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藍齊初立國而國高爲命卿曰天子之守卽此使爲監之意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因謂之三監公孤之制周禮已

未盡行而三卿之命於天子者三傳猶能言之記禮者撫拾西周遺聞約略爲之辭證之周禮猶有可推見者孔疏以爲殷制失之遠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鄭注三公八命加一命則服龍衮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孔疏九命卷龍之外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雜記謂之襃衣嵩燾案周禮典命上公九命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衮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卽衣服之節也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未及九章七章五章之等則從其次者出封加一等乃各服其正服若不出封

三公加一命而服袞謂之賜服加命者加於命數之常也此舉三公一命卷爲例下三語通辭卿加一命服鷩大夫加一命服毳皆賜服也明所加者非正服鄭注多於此則賜語殊無據疏因謂九命之外有褒衣大誤褒衣卽加服也僖二十八年賜晉侯大輅之服杜注大輅金路周禮巾車金路樊纓九就金路之服以九爲節卽袞也案杜注其服鷩冕誤晉侯爵當服鷩而有袞冕之賜故謂之褒衣公服袞亦謂之褒衣者袞上服所以尊之案鄭注雜記褒衣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加賜之衣似欠分曉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冕服正服褒衣加服蓋兼用之後云公襲卷衣一褒衣一卷衣鄭注自爲襍衣之誤孔疏云上服最在內者誤也詳見雜記

周禮司服舜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鄭

意司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不言十二章之服遂謂大裘表裘疑禮服無表裘大裘據冬至祀天言之其服仍十二章也案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又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大裘不裼則上有禮服可知周禮舉大裘以明十二章之服之用以郊天也玉藻顯著其文諸儒未一詳考耳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鄭注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是十二章之服通名爲袞玉藻於九章之服以龍袞別之故知司服之云大裘者略文也左傳之言火龍黼黻三辰旂旗自據諸侯言之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又云王建大常公侯建旂鄭引左傳三辰旂旗謂升日月星辰於旂然則交龍爲旂又何升乎周尙文冕服之章尤文之外見者反絀於古制必非事也鄭注郊特牲乃謂日月星辰之章爲魯禮殆尤支離

不足據矣案冕服九章先儒多能辨之而義均未盡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鄭注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孔疏此夏殷制也嵩燾案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周制天子六官皆卿諸侯三卿兼六官之職其副卿者大夫也故卿大夫之等視其國而別無卿大夫之等列國卿大夫之等始於東周以後則諸侯之僭禮也準以周制亦全失其舊甘誓言六卿伊訓微子並言卿士說命言大夫師長卿大夫士之名三代同之而命數創自有周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所謂爵者命數也葢周制之文也埤雅命秩爲爵殷以前無之孟子所謂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

位三卿五大夫之位惟均定於一尊也卿大夫命數之不同
周制之孫也疏據以爲夏殷禮殊矣
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鄭注民之志邪淫則其所好者不正同陰律也嵩燾案史記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律有陰陽是名六律
六同總謂之十二律而六律其準也虞書同律度量衡鄭云
律陰呂陽律也王氏肅云同齊也律自兼陰陽言之不必別
分同律與虞書之文正同律也禮樂也制度也衣服也皆守
一王之大法同字貫下四項疑下正之二字當承志淫好辟
爲文蓋錯簡也虞書詩言志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志者詩之所從出也志淫屬陳詩觀風言之好辟屬納賈以觀好惡言之志淫好辟民俗之流勢將蕩而忘返故當矯正之至於歷律禮樂制度衣服一代之典考之定之同之以示諸侯之法守而已有敢變易者流之討之案待正之哉此爲錯簡無疑也案正民俗先正諸侯之法守脩明禮樂制度卽所以正之二字通結上文志淫好辟亦須是考求禮樂制度以爲正之之本所謂正之者仍正其志淫好辟之過也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鄭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疏宜者令誅伐得宜造至也言至父祖之廟也嵩燾案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凡師

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亦如之太祝掌六祈一曰
類二曰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於
廟宜於社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司巫國有大
烖則帥巫而造巫恒三者之祭見於周禮甚詳虞書肆類於
上帝周書宜於冢土詩是類是禡毛傳於内曰類於野曰禡
爾雅禷禡師祭也起大事動大衆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
宜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詩書傳記多能言其義鄭云其禮
亡蓋謂秦漢以來此禮久廢其儀文無可考鄭氏注禮多引
漢制爲證三者之祭皆漢制所無也據太祝類造列之六祈
似類造一例禬禜一例攻說一例而類造禬三者爲祈福祥

案鄭注周禮除災害曰禬禬猶刮去也說文禬會福祭也會都
云合也曾益也不得有刮去之義說文禜祀也鄭云除災害

當屬禬字解非禬義禜攻說三者爲弭烖患於太祝之六祈則祈福祥吉祝也弭烖患化祝也於太祝之六辭則皆禱辭也推求其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注兆爲壇之營域是類亦爲壇案鄭注四類日月星辰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疑類祭王出適諸侯及征伐告天視所出之方各於其郊祭故曰四類鄭注以月星辰分兆四郊於禮無徵類者祭天而又云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亦云類造上帝似二者之祭亦通行之而云爲位是類祭皆別爲位也肆師用牲於社宗與類造連文故鄭注太祝云類造皆有牲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是類祭且有樂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曲禮外事用剛日鄭注引春秋甲午祠兵類造之祭皆用剛日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禷言以事類告也說文禷

告祭也造從告案杜子春讀造如造次之造義亦未盡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諸侯相見必告於禰反必告於祖禰類造二者皆告祭之名合告曰類特告曰造疏云造至也誤太祝設軍社鄭司農引春秋傳君以師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爾雅所謂起大事動大衆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非但祭也古者師行載社主必先祭告孔疏於此云載社主也甚允說文宜所安也蓋載社主以行祭而安之而統爲祈禱之祭孫炎云宜求見福祐也凡禱祀皆以祈福而取義於福祐非所以名祭也疏云今誅伐得宜則尤陋矣案太祝大師宜於社大會同宜於社但取所事之宜何以云宜於社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鄭注事謂征伐孔疏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蕭蘩案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考禮正刑正述職中事經云無事明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以事見者異也禮以興化刑以止姦一代之典章所謂大經大法者諸侯不得自爲損益天子所以統制諸侯一道德齊風俗惟此禮刑二者之用而已其有變通就王朝考而正之明有尊也疏以考禮正刑一德分列三事恐非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孔疏賜弓矢謂八命作牧鄭注宗伯八命作牧云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七命以下不得賜弓矢尚書大傳云

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錫鈇鉞謂上公九命鄭國臣弑君子
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公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
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爵無弓矢之賜陳恆
弑君孔子請討之者鄭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鄭國無罪而
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嵩燾案
周禮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論語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疑三代無命諸侯專征之
事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賜西伯弓矢得專征伐淮南子
命將之文授鉞授斧必親其辭曰自此以上至天下至淵將
軍制之六韜法亦云然蓋兵家言也周禮司弓矢唐弓大弓
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注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

受王弓矢之賜詩序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武子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杜注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是諸侯有功得賜弓矢文侯之命及襄王策命晉侯之辭無言及專征伐者案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彤弓本諸侯之弓故與馬及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同賜安得有專征伐之事孟子載葵邱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齊桓霸主猶明此義如崔氏靈恩之說諸侯賜鈇鉞得自相殺其謬已甚而引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爲證則晉文公自以私怨出衛成公於楚既復國而又執之又鴆之其經納賂以免春秋書晉人不與晉之執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歸於京師猶爲稍近於正其不得專殺則同也疏又以八命爲八伯專征一州九命爲二伯專征一方而以賜鈇鉞當九命尤爲無據傳四年管仲引召康公命太公之辭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謂諸侯之陵犯王命者太公未嘗爲二伯以主諸侯也鄭注西伯戡黎文王爲雍州伯南兼梁荆而黎人殷圻內屬冀州文王以八伯征及畿內之國說文戡作𢦏云殺也則竝專征與殺矣疏於此以意擬之非事也陳恆弑君孔子請討春秋之季王綱益微聖人自制其義於心以明春秋之大法豈與列國諸侯私相討伐者相提竝論哉吳晉爭霸非有王命魯於諸侯自爲宗國不受正於吳伐邾非也而遂與吳討魯以伐邾之罪則尤非也記禮者承周末

諸侯之專征專殺傳會經義而假王命以臨之疏因比合春秋時事以爲之辭有害經義甚大證之經傳而固知其不然矣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鄭注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疏下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左學小右學大此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嵩燾案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使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蔡邕明堂論所謂周官有門闈之學是也此公宮南之左卽虎門之學以教國子者禮言諸侯之學僅見於此而文王世子言始立學似亦據諸侯之學言之而東序瞽宗上庠之名畢具後

言語於郊以德進事舉言揚三者爲之程而兼及曲藝則又學之通及於庶人者詳見文王世子辟雝爲天子之學頖宮爲國學則專以教國子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國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注並以公卿大夫之子弟言之正與虎門之小學相當不得下及庶民州里庶民之秀者由鄉學升之國學國都以內庶民學者必由郊學升之國學文王世子所云四郊之學以德事言三者之選卽升學之法也禮文錯綜言之可以推考而知其大略鄭氏援此以定四代學制而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小學也在西郊禮器注云判

宮郊學字或爲郊宮孔疏因謂魯以小學爲頖宮天子亦以小學爲辟雝引鄭駁異義三靈一雝在郊展轉相沿與禮經之言學制無一合者周立四代之學文王世子言上庠虞學也東序夏學也瞽宗殷學也庶人之學名虞庠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者是也所以名之大學者亦國學之分凡州黨之學貢之成均者必升之郊而序進焉曰大學在郊重其名也國老者卿大夫致仕之老庶老者庶人之老養國老於國學養庶老於庶人之學經義原自分明虎門之學自八歲以至十五始就學者入焉故曰小學其餘通謂之大學案鄭注學記家有塾云古之仕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正與門闈之學之專教國子者相當小學爲子弟之始學者羣聚其中而以之養老可乎鄭氏於大學小學之

名言之未晰而學名之與學制聚訟至今益滋淆亂矣

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鄭注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孔疏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疏又引肆師注祭表貉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禱𧭒案周禮大司馬鄭司農注云貉讀爲禡爾雅疏禡周禮作貉詩是類是禡毛傳云於内曰類於野曰禡經云禡於所征之地則是至所征之地而後祭也肆師表貉之文明立表以爲位與毛傳在野義合小宗伯大師立軍社奉主車鄭注遷主曰祖曾子問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

言必有尊也春秋隱十一年左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授兵賦車馬也大宮鄭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受命謂奉遷主軍中示有所受命也受成於學禮無明文案孔叢子問軍禮篇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類於上帝柴於郊以出是告社奠學在類上帝之先而於受成義無取疑孔叢子後出不足信疑卽魯頌之在泮獻功告於廟以受其成下文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申足受成於學之義受命於祖者在軍將事之辭受成於學者旋師奏凱之辭孔疏以爲通在禡祭之前失之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孔疏引鄭釋廢疾歲三田謂以下乾豆三事尙熟案

春秋桓四年公狩於郎公羊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何休據歲三田之文以駁穀梁而鄭釋之隱五年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證以周禮之文蒐苗禮略獮狩禮詳以獮用旗物則徒衆多也冬狩而教大閱左氏傳所謂三年治兵卽大閱之禮疑四時皆田取備豆實之用而已案周禮獸人凡獸入於腊人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祭祀共豆脯脯者籩實醢者豆實禮蓋通言之鄭注醢人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云乾豆者以豆實麋鹿麕兔用田獸爲多也賓客及君之庖皆豆實而以祭祀爲重故專以乾豆言之不必歲徧穀梁四時之田用三最得其實田取農隙夏時農隙無多而苗禮自備何休注公羊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亦不謂無夏苗之禮

春秋書狩者二書蒐者一書大蒐者四書大閱者一書治兵者一案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治兵而行蒐禮因大閱而行狩禮故田以秋冬爲正公羊於昭八年發其例云蒐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春秋紀異無所譏而書蒐爲其罕也東周以後四時田政多廢不脩案詩序於還言哀公好田獵於盧令言襄公好田獵左傳亦云晉侯好田則又常時從禽之事不必四時一舉矣經云無事歲三田常禮也車攻吉日美宣王田獵而云之子於苗則因會諸侯而田事之盛也非常禮也公羊穀梁二說與周禮互有異同而義實無牾鄭據此爲夏禮恐未然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

鄭注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孔疏引鄭答趙商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緌旄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則春夏田用緌

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詩疏案周禮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大司馬秋獮辨旗物之用亦略同鄭答趙商未知何據而司常游車載旌鄭注游車木路王以田以鄙析羽爲旌五采繫之旌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其注明堂位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山虞大田獵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澤虞大田獵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弊者止也田止則植旌以告獲凡建旌旗無弊仆於地之事案大司馬有弊旗作旗之文則以聽誓令作旗而先偃旗以待作亦非弊仆於地之謂疏引詩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綏者以表獲也正是此義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下卽綏旌

也結旌則結而不下植旌曰抗綏垂其緌於下曰下綏與天子所建之常諸侯所建之旂又別一物故以大小別之周禮戎僕有倅車道僕有貳車田僕有佐車與驅逆之車互舉則佐車者天子木路之副車也佐車以衞王車宜取便利故以田書之大夫乘木路而不必有佐車是天子之佐車得從大夫以田大夫比禽以獻各從天子諸侯所植之旌不別樹旌也注義恐未然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孔疏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謂十月時嵩燾案近王氏經義述聞云夏小正正月獺祭魚逸周書時訓篇驚蟄之日獺祭魚並

與月令同魯語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大寒降土蟄發皆在孟春淮南主術篇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漢書食貨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高誘注淮南顏師古注漢書竝以爲孟春之月據周禮魚人掌以時魚爲梁春獻王鮪月令孟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案收水泉池澤之賦是聽民取魚也而漁師至季冬始漁蓋魚常物季冬水澤腹堅魚皆深伏不易得故漁師取之季冬命漁師始漁季春薦鮪於寢廟詩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賈公彥周禮疏以爲一歲三時取魚皆爲梁竝云取魚之法歲有五而引鼈人秋獻龜魚謂秋亦取魚鄭司農注鼈人以時籍魚鼈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然則秋惟杈魚漁人捕魚以冬春二時十月天寒水落獺可以取魚再寒而冰孟

春冰解獺又取魚故凡取魚以獺祭爲斷而獻魚以季冬獻鮪以季春蓋季冬冰堅魚伏不易得季春魚長大魯語故謂之名魚皆獻其美者而已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鄭注杪末也而未詳其義嵩燾案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必於歲之杪即所以均節財用之法謂以今年所入之數制明年所出之數也所謂式者有一定之常式有一年之通式祭祀用常式賓客服用視所入之數而均節之則一年之通式也均者比而齊之節者等而制之三十年之通謂通計三十年豐耗之數爲之等差如大荒耗一年之儲後雖有豐年亦稍節其用以補之故曰通也舊注於此均無詮釋

祭用數之仂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鄭注仂者筭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孔疏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云謂石解散也 輪人以其圍之防捎其數彼注云三分之一此云什一以民稅十一國祭所用亦什一也嵩燾案鄭孔此訓以經義求之皆恐未然下文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此節正文謂有常式也冢宰制國用以年之豐耗定所用之贏縮通一國之經制言之而祭祀之用不在數易言歸奇於扐太元經作艻郭璞注云成也謂歸此一成之數也鄭注周禮輪人以其圍之防云防者三分之一竝與此仂字同義通

言一成之數也總會祭祀之用提出此一成祭有常經而所用不必適一故通言之如鄭注輪人三分之一則已多此言十分之一則太約矣而後以制用所餘爲一歲之儲案下九年之蓄六年之蓄三年之蓄皆謂九年六年三年之儲足備一年之食云用數之仂者明不在所制用數之內也喪三年不祭喪用三年之仂蓋併三年祭祀常費爲喪紀之用而其中天地社稷之祭不以喪廢則是三年之仂仍當酌殺其數案鄭注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輴祭天地社稷越躐此紼而往祭之停住之時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曰引據既夕禮商祝飾柩設披屬引爲將御柩以行也殯無用引者疏云屬紼於輴未詳所據曾子問天子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及后喪皆廢焉有喪在殯而祭天地社稷之禮屬紼於輴而必越躐以行尤爲悖理義疏越紼與大路越席之越同言路車之索不用絲而用苧麻既夕記所謂約綏約轡是也周禮巾車喪車五乘鄭注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此云越

紼正素車之飾祭必卜日喪在殯不得有祭　九式之用祭祀爲大喪紀兼三年祭祀之式豐儉均爲適中喪祭用不足者以常式之數爲不足於用也有餘謂有存餘暴殄也浩者輕薄之意集韻以水沛酒曰浩謂清薄也案陳氏集說暴殄敗之義言不整齊浩祀蓋之義謂以美沒禮也用以引申鄭義然此有餘不足正承上祭用數之仂爲言鄭意適得其反　經言喪祭之用常變相參語語承遞而下義足辭完略無滲漏鄭以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謂之仂則是祭祀之用亦無常數也與下豐年不奢凶年不儉不相應周禮九式其喪荒之式非常數祭祀居八式之一而所用僅及十一亦太簡矣古禮不如是也

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

鄭注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嵩燾案鄭意以此專屬庶人謂大夫士之喪有二事而經兩言自天子達語自分深淺上言葬殯之期有遲速而致哀則同下言禮數之等差極之庶人不封不樹亦云簡矣而專心一志於親之喪以盡其哀則自天子至庶人同也天子諸侯聽於冢宰大夫士公事致於君私事廢自始喪至卒哭以至祥禫自有國有家以至庶人事各不同而居喪一主於哀不貳事者治喪禮不以他事閒也案禮經凡言喪者通辭也而其中各有分辨有通三年喪言之有專就斂殯及葬以前事言之如此之爲喪不貳事皆葬以前事也如鄭說則自天子達於庶人句爲無著矣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後之吉祭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則不易牲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奠祭之牲器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無官爵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鄭言奠者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嵩燾案孔疏引盧植說甚允又據生者無官爵以傅會鄭義不知記禮者通士以上言之未嘗及庶人也奠者喪祭至卒哭祔而用吉祭云吉祭者禮數器物有

異虞祔練祥之爲吉祭猶喪祭也故皆用死者之爵此云祭但謂宗廟時祭而已古之祭禮文繁而事務盡其實士由祿薄牲器之供不能上逮大夫先王制禮使人所以上事其祖父其義足以自盡而已士二廟或祖爲大夫而父爲士必祭大夫以大夫之禮祭士以士禮則祖與父牲器皆異人子之心反有不安故祭從生者三代之制然也後世未嘗著爲律令聽人子之自達其情而不爲之限制此亦古今之異宜矣鄭注並奠祭皆從生者似未審方氏析疑但據生時以大夫牲朋養不應以士禮奠爲言皆未達先王制禮之精意者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

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韋玄成等義疏云鄭氏此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言始封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韋元成也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劉歆也魏王肅言廟制同於劉歆鄭氏以高祖而下與始祖爲五同於韋元成盧植馬融亦守此義議禮者多伸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室則周廟宜有九竊意經文明言三昭三穆自祖禰而上推之文武二世室不得與四親廟通言昭穆證以經傳之文鄭注實有不可通者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語出古文而其言要有所本禮經言七廟甚繁竝未據爲周制祭法王立七廟皆子問取七廟之主又七廟無虛主僖十五年穀梁傳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始封必爲祖范甯注郎據祭法爲言足知禮言七廟通辭也非專言有周一代之制荀子禮論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家語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蓋祖廟暨四親廟天子諸侯同而親盡當祧天子特立二祧以賅羣祖爲親盡故曰遠廟遠廟之祧仍須與四親廟序昭穆合之爲三昭三穆析之則四親自爲廟二祖自爲祧也蓋三代王者皆累數十世太祖廟之夾室不足以容故立二祧以統昭穆之祧主周禮命官曰守祧明有尊也其分藏於祖廟夾室者先公之祧也由太祖廟而下之藏於二祧者先王之祧也由高祖以上之二祖等而上之案祭法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由廟而祧而後遷主而藏之亦以明有漸也親盡而祧

分昭穆爲二祧升二祖主祧自爲二廟曾子問七廟無虛主高祖以上之二祖所以正祧廟之主也經言七廟三代之通制也文武二世室爲百世不遷之主則周制也劉歆之言九廟是也鄭合文武世室以言七廟則夏殷禮異而天子五廟下同於諸侯不足以云七廟矣禮器旅酬六尸足爲三昭三穆之證周公宗祀文王明堂其時文王爲祖廟周公特捌此制以明文武當別立廟用此以爲之程至穆王時文王當遠廟之祧又再傳至懿王文王爲文世室至懿王子夷王而武王爲武世室不曰廟而曰世室明與太廟竝尊也此周公制禮所未及故周禮無世室之文言禮者必以文武世室爲七廟之通制於經傳之文抵牾多矣

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孔疏郊特牲春禘鄭注禘當爲禴祭義春禘鄭注夏殷禮引詩小雅謂文王受命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詩疏案臧氏記如祭法之言禘喪服小記及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自據大禘言之祭義春禘秋嘗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禘爲春祭此經及祭統又以禘爲夏祭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禘嘗之義禘與嘗連文皆謂時祭也詩序長發大禘也是殷亦有大禘時禘之分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公羊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竝與周禮同而禘嘗之名猶沿以爲稱不必

卽爲夏殷之禮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注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嵩燾案都邑考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少皥亦都曲阜故左傳云陳太皥之墟又云命伯禽而封以少皥之墟帝嚳都亳顓頊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衞成公從帝邱左傳衞顓頊之墟也又云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晏子對齊景公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子產亦言遷閼伯於商邱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如左傳所載鯀與相皆祀於杞非無主後者魯爲少皥之墟而任宿須句顓臾自

司少皞之祀爲魯附庸而太皞顓頊之祀無聞疑陳當祭太皞衞當祭顓頊其因國之在其地者尤多有之平陽安邑皆晉地也世紀鯀封崇伯禹封夏伯崇夏皆不隷於晉鯀祀夏郊與晉無與鄭引以當因國之祭非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嵩燾案鄭意以祫字別義下文於諸侯言嘗祫烝祫故以爲天子先祫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祫祫而於禘一犆一祫之文義不可通因考
禘祫二祭不見於周禮鄭注大宗伯以肆獻祼當祫以饋食
當禘而注司尊彝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
祀禘之名喪服小記大傳詳其義祭法著其事論語發其微
國語亦屢見其禮祫之名曾子問備其儀公羊穀梁盡其說
而二者之異同禮無明文楊氏復云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可褻
也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乃謂之殷
祭證之禮經數語爲最盡春秋於閔二年僖八年書禘者二
於文二年書大事者一公羊穀梁並云大祫杜注左傳則云
禘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云禘於武宮於昭二十

五年云禘於襄公於定八年從祀先公云禘於僖公以春秋之例推之三年遷廟合祭於太祖曰禘說文所謂諦祭也旣祭而遷主於祧新主正禰廟之名故亦曰吉禘士虞禮云吉祭卽吉禘也文二年以躋僖公謂之大事亦吉禘也左傳於祭毀廟之主與祭禰皆謂之禘非專也公穀二傳於文二年之吉禘謂之大祫以爲合食毀廟與未毀廟之主亦非專也疑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與鄭注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之說正合蓋喪禮廢祭喪畢合食太祖而遷廟而後四時之祭行又明年始合祭毀廟之主說文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始免喪之祀然也免喪而祭而誠以漸而達於遠不敢遽也故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經言禘言祫無以年

計者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亦常祀也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諸侯不得祭其祖之所自出故魯禘止於周公而因合祀毀廟之主故通謂之祫此禘祫二祀之名所由合也周禮固曰四時之間祀三傳之言禘者始免喪之禮禮之言禘則常禮也未宜混而一之春秋紀異不紀常書禘者二皆魯之失禮也然固可以證魯之吉禘皆喪畢合祭而後遷廟此經言禘言祫自據四時常祀言之與他言祫禘者有別古人先祭有卜日有齊有戒尸卜尸既祭有繹七廟之祭次第行之則一月不能具舉若同日而祭其於敬也弛矣而力亦弗給禮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發爵不受旅亦據祫祭為言而祫祭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不得專立六尸曾子問祫祭於祖祝迎四廟之

主疑皆爲常祫天子諸侯七廟五廟之主歲惟一禘祀其餘

三祭皆祫如此則徵有所申而力亦有所能給鄭注於其中

分析祫祭言之恐未然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孔疏南方諸侯春礿祭

竟夏來朝故闕夏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秋來朝故不嘗北

方諸侯行秋祭竟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春來

朝故廢礿萬嶽案虞書肆覲東后各以其方見乃巡守之禮

非朝覲之禮周禮大行人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男服三

歲見采服四歲見衞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禹貢五服周禮

析爲九服是禹貢甸侯綏要四服當各以歲致朝貢於王虞

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蓋四服各以一年朝也安得有歲朝而廢一祭之事疑此敘於諸侯礿禘之前必非諸侯之正祭當承上言諸侯助祭天子之禮所云諸侯謂畿內諸侯也詩序烈文臣工並云諸侯助祭諸侯因朝會而助祭者衆則播之詩歌明非常也惟畿內諸侯助祭有常制經意歲或一助祭或再助祭間一時休息以使之不勞通言諸侯者諸侯朝覲助祭天子亦與畿內諸侯同也諸侯朝覲者當一助祭畿內諸侯得再助祭此經所述固當專指畿內言之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注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引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嵩燾案周禮大司馬中夏享礿中冬享烝是周

禮實以仲月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凡祭卜日皆以先月下旬始春釁龜而後用卜一歲首祭不於釁龜前卜可知是爲祭用仲月之明證而月令於孟冬言大飲烝後漢祭祀志四時祭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疑祭用孟月起於秦漢康成注禮多援漢制以證之春秋桓八年書烝者二桓十四年書嘗者一嘗以八月周制也三傳皆無異辭烝以正月用夏制夏五月又烝公穀二傳皆譏其黷禮桓五年左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杜注始殺建酉之月閉蟄建亥之月一據夏正言之而嘗以仲月烝以孟月不限以時疑春秋以前四時之祭皆無常月至漢始有定制循用至今從鄭說也月令仲春獻羔開冰薦寢廟季春薦鮪孟夏以彘嘗

麥薦寢廟仲夏以雛嘗黍薦寢廟孟秋登穀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薦寢廟季秋以犬嘗稻薦寢廟季冬嘗魚薦寢廟薦者新也不當限以月下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正當據孟月爲言黍熟於季夏稻熟於季秋庶人薦以四時秋薦黍冬薦稻者祭先月之新也疏申鄭義均恐未然

庶羞不踰牲

鄭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嵩燾案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鄭注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公食大夫禮羞庶羞蓋十六品有膷臐膮（鄭注今時脽也牛曰膷羊曰臐豕曰膮）有牛炙牛胾牛鮨（鄭注內則謂鮨爲膾）有羊炙羊胾豕炙豕胾是牲皆備也疑不踰牲如左氏傳博碩肥腯之類牛人所供有祭祀之牛有膳羞

之牛祭祀之牲掌之充人展牲告牷碩牷則贊不踰牲者言膳羞不得上與牲竝也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與此同意下云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天子元端以居諸侯朝元端夕深衣與冕服自別路寢內寢之制與宗廟自別而天子諸侯所居宜加廣矣知所謂不踰者皆主豐儉之飾於外者言之

夫圭田無征

鄭注古者謂殷時夫猶治也周禮士田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鄭意以載師之士田當圭田而近郊之稅什一故竝據此爲殷禮圭田之制見於孟子趙岐注所以供祭祀也是卿大夫之圭田猶天子諸侯之耤田與采邑之田以民力所

供爲祿入者自別畿內之田税入於王采邑之田税入於食采邑之卿大夫皆征也圭田卿大夫所自治故曰無征夫者餘夫也趙岐注孟子引此經云餘夫圭田皆不當征春秋宣十五年初税畝公羊謂之履畝而税左氏傳云穀出不過藉三代田法皆詳於役而略於賦計夫受田而分田以井故以夫爲之綱賦役二者皆視之以爲準所謂穀出不過藉者税則一出之井田也圭田及餘夫所受之二十五畝皆不列於井田之中猶後世畸零田卿大夫脅盛之所出餘夫力食之所資以此取給餘夫得正田四分之一爲不足於食故亦無征孟子言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先儒謂國中用貢法非也園廛及郊地不能以井定税無公田助法之可言也

其鄉以下之圭田及餘夫之田孟子不詳其賦法則自三代
皆無征可知也𡨋氏澄亦以夫當餘夫所受之田似爲得之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鄭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
異齊謂其性情緩急嵩燾案此承度地居民之義而廣言之
也材謂造邑廬徧市之材廣谷大川異制則其法度方式也
周禮太宰百工飭化八材考工記審曲面勢以飭五材左氏
傳鳩工庀材材者匠人營國之首需也大司徒以土宜之法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土圭土其地
而制其域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

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因寒煖燥溼而知制邑居民用材之宜廣谷則築宜庳大川則基宜崇皆度地居民之事也民生其間異俗始及人民之習尚剛柔輕重之心者以質性言輕重形之身者以舉止言遲速措之事者以動作言齊如內則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齊謂調劑其平也爾雅殷齊中也玉篇整也整齊之使適於中過者裁而抑之不及者輔而進之所謂異齊也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注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孔疏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嵩燾案鄭意以冀部名知難通之語言者爲狄鞮故以知釋之亦取鞮與知同音爲訓然傳四夷語言以通

相知不得專於狄言知疑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

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說文譯傳四夷之語者義主於傳言

語周禮通謂之象漢以後通謂之譯中國地勢東極於吳越

語言猶易通也說文客寄也謂之寄者若寄寓於中國之一

隅以客禮待之而已南達於交阯稍遼遠矣周易象也者像

也說文像似也語言嗜欲可以想像得之西北地最遠說文

逖遠也牧誓逖矣西土之人詩舍爾介狄毛傳云遠也是逖

假借爲狄說文鞮革履也革履能行遠言須遠歷各國而後

通知其言語也譯者傳而釋之四者有遠近之異而取義亦

各以類別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孔疏此論居民與地相得爲𦆶䌨經云參相得則是地也邑也民居也三者皆量度所宜熊氏安生云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爲邑每邑居三十二家小司徒四井爲邑以制井田之數不必四井聚居於一邑左傳凡居有宗廟曰都無曰邑邑若今之村落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邑大小無定各因地以制之公邑之大夫私邑之宰居焉百工之飭材者商賈之阜貨者亦懋遷其中以通有無之用而農民各就田畝匠人爲溝洫田閒有畎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而其後言溝防之式亦云葺屋三分瓦屋四分疑農民當依溝防餘地比次以居無聚處一邑之理此亦當爲載師任地之法地者井里之通名也地有高下遠近所制之邑必與地相得邑有

廛縮險易所用以居民者抑必與邑之地相得邑不侵地之數以爲餘閒是以無曠土民不樂邑之媮以事轉移是以無游民亚申足上文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義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鄭注耆老皆朝於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嵩燾案周禮鄉大夫受教灋於司徒頒之鄉吏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以月吉屬其州之民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三年大比贊鄉大夫廢興黨正以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祭祀以禮

屬民飲酒於序族師以月吉屬民讀邦法掌其治令戒禁刑罰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有罪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則惟圜土內之自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鄉吏也而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三日鄉刑上德糾孝準以周禮之文知鄉簡不帥之法卽在屬民讀法之時鄉大夫之以五物詢眾庶州長之屬民以糾其過惡黨正之讀邦法而糾戒之皆其事也耆老朝於庠而習射及鄉飲禮正州長黨正所謂以禮屬民者檀弓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延射先辨僨軍亡國與爲人後者是鄉射之禮卽寓簡不帥教之意鄉射大射並云司射取扑搢之鄭注扑所以

撻犯教者鄉射記射者有過則撻之虞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小胥觵其不敬者撻其怠慢者閭胥所掌觵撻罰之事亦即射飲中事也下云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及移之郊移之遂疑即大司寇九月役七月役五月役三月役使州里任之之事比長從國及郊從而授之鄰長從於他邑從而授之授之比長鄰長以從役也遂師移用其民縣正移執事亦即此移之郊遂者而以事役之並不專屬在學之士案此即大司寇之鄉刑上德糾孝者其訟獄之麗於法則掌之鄉士所云簡不帥教凡鄉之民皆簡焉下文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始就在學之士言之鄭注似以射飲之禮專爲不帥教行之恐非又云中年考校移之左右亦復習禮於鄉學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四遂又中年移之使居遂又習禮於遂

之學不變屛之遠方謂九州之外一 準學記九年大成之例

次第移學而後屛之未免臆爲之說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注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嵩燾案周禮州長黨正族師

作民師田行役各掌其戒令政事而鄉師受州里之役要辨

其役事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鄉大夫辨其夫家可任者

征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大司徒大軍

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鄉師以司徒之旗致衆庶是小役征

於鄉大役征於司徒鄉繁而司徒之役簡也大胥掌學士之

版祭祀用樂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升之學則供

學事不屬役於司徒下文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國之俊選皆

造焉是所謂造士者合選士俊士而造就之非謂其爲成士也方氏慤云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十日學藝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其施十二教六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疑所謂學藝者卽升學之俊士所謂世事者六官之屬之政教禁令服事則其府史之屬也並鄉所升之選士爲之而皆以時致之於學曰造士者明一造之以詩書禮樂也鄭注能習禮則爲成士似於前後文義未能瞭然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

鄭注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

遂子孔疏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嵩燾案上文國之俊選皆造焉是凡與於學之事者皆簡之不盡於學士之版也太史掌邦之六典法則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祭祀讀禮書協事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王者一道德同風俗期使學出於一不帥教者無篤信謹守之實則將流爲邪辟而不自知屏之遠方卽太史不信之刑也大學謂因射飲而有乞言合語之禮以糾戒之將出學而簡其不帥教者因而罰之不以升於司馬矣王視學糾察其果不帥教而施罰焉案屏之遠方猶上文屏之四方惟其所之終身不齒猶周禮司圜雖出三年不齒謂不復列之於士而已使爲士者遠之雖有邪說詖行而固不足以害人心而亂風俗西方曰棘東方曰寄言聽其所之也正不必加以放流之刑王者於四民之治惟致其嚴於學蓋所與共天祿以理治天下者無他士

而已矣其學之成否天下之人卽受之以爲利病故夫先王立學之意期使才知之士浸漬於其中而脩已治人之大法從容討論皆夙成焉則所以調和元氣以釐正天下之性情皆於學基之是以立法常嚴虞書敬敷五教在寬爲百姓言也寬焉而使人易從也學記師嚴而後道尊爲士言也使夫天下之爲不善者皆不得齒於學則士知自重矣士知自重而後才成於學而教沛於天下則教之效也王制一書非盡周以前之制也而時能得其遺意卽此足見三代立學之旨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注乘兵車衣甲之儀嵩燾案周禮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

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族師師田行役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鄰長作其民用之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司徒掌民數徵發徒役皆司徒之事也師田則以旗致之使成具車甲士三人皆具甲所謂教士以車甲者簡其車甲使皆備也卽族師鄰長各以旗物帥而至之意族師上士鄰長中士由司徒發之以應司馬之役而後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乘車衣甲坐作進退之儀司馬掌之非大司徒教之所及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

鄭注不與士齒賤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嵩燾案周官大祝大史射人太卜皆下大夫大馭中大夫小祝小史馭夫卜人皆中士下士醫師有上士下士考工記所敘之輪人輿人皆以工名官者也其仕爲中大夫以逮中士下士無不齒於士之理疑凡執技三節層遞而下首詳其用次列其目終序其材品論力謂服勞任重適四方謂利奔走贏股肱謂勞筋骨決射御謂供役事皆以術藝工作事人者官如曲禮在官言官之官凡朝廷治事處曰官不貳事就所執之藝言之不移官就所履之地言之春秋聖門諸賢多仕爲家臣論語亦稱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戰國以來仕無世官官無世

祿無可以家名者此云仕於家若史記春申君呂不韋等傳舍人之類以食客爲名通謂之仕非復春秋以前之爲家臣者矣案執技通言之若秦醫和醫緩魯公輸般皆以技名豈得爲賤疑此漢世功令所以廣厲學官非古制然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注必卽天論言與天意合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疏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議論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就天道使生殺得中故云與天意合樹蕃案周禮大司寇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是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皆逮之司寇以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輕重之法無不麗

於事者經蓋言五刑之制必準以情郵罰小者則弊以事可也卽小司寇附於刑用情訊之之意天論者推諸天理人心之同然而因以論斷其獄非但以法麗之而已至於過失之罰一以其事之輕重爲準不復深究其情士師以五禁五戒先後刑罰無一不昭示之於民而猶有犯者糾其罪而無所赦所以齊天下之耳目也罪小而無事之可麗亦不强法以從之經義曲盡鄭注似未能分晰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注小大猶言輕重孔疏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嵩燾案疏申鄭義連上疑獄爲文疑此總結上文言旣致其詳審而後比例以定其罪小

大之比猶今律例之分小如司刑所掌五刑之法其屬各五百以辨罪之輕重大如司寇建邦之三典有輕典有中典有重典合而察之所謂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者也察其大則罪名定而不能私有出入察其小則獄情別而不能意爲重輕大小輕重未宜混而一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

鄭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嵩燾案下文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不應此二語全無矜卹之意疑此以起下文言先王制爲刑罰之法各以其罪之輕重附之司刺以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其不入於三法者固不能不正之以刑而無

可赦也惟其輕而無赦是以一犯法而即列爲刑人君子所
尤宜盡心者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鄭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
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嵩燾案鄭意分列三項言
之疑此云亂政即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
害於其政而統括之於左道析言以下四者皆左道也析言
如鬼谷子之七術鶡冠子之四稽五至韓非子之五蠹破律
如老子之絕聖棄智莊子之剖斗折衡墨子之非樂非儒亂
名如公孫龍子之堅白異同愼子之椎拍輐斷改作如商君
之開塞耕戰書鄧析子之竹刑其言悖於聖賢之道而用以

矯虔天下移至於亂政下文行堅言僞學博順非用之爲學足以害教此用之爲道足以害治其事同也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鄭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孔疏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蕩義案此二者一訓儉一訓勤周禮司市治市之貨財珍異賈人掌成市之貨財珍異廛人斂珍異之有滯者錦文珠玉皆珍異也所禁者成器如製錦爲帷帟鏤珠玉飾器之類司市所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是也魯語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祭法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爲衣服飲食皆自爲之衣服貴賤有制飲食曰膳有常粥於市則等差無別亦所以防淫佚也司虣所謂禁屬游

飲食於市是也合上下十四事皆市禁司市掌之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鄭注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孔疏餘諱亦太史奉之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惡亦兼餘事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避忌嵩燾案鄭意於此析分兩節以天子與冢宰百官皆歲終受質而周禮太史職凡喪祭朝會師旅皆得執簡記詔王不主歲終受質言之故分析爲二據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鄭注納訪納謀於王也周禮內史中大夫太史下大夫敘事納訪當屬內史敘事者王日有所事若左

史記言右史記動之類疑太史所執之簡記即此歲終一詔諸王諱隱事惡過舉奉者備列而陳之亦使人君知所畏戒春秋列國史氏猶有能舉其職者隋唐以前人君不令見國史蓋猶古制而用意殊矣北魏崔浩之誅禍斯烈爲奉諱惡綜一歲之言動美惡皆備無所隱飾故曰受諫也案周禮太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司會以歲會考歲成詔王及冢宰廢置小宰贊冢宰受歲會周官以百官之成統之冢宰王制以百官之成統之三官則猶緣飾漢制以爲之辭耳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以天子之成詔王受之疑古禮當然爲足補周官之闕

凡養老

孔疏引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養爲國難死者之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又引

熊氏云養老一歲有七四時皆養老鄭此注飲養陽食養陰
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
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世子又云凡視
學必遂養老是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總爲七也嵩
燾案陳氏禮書引周禮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
衰老授几杖在仲秋通季春大合樂云一歲三養老而言月
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惟言春養秋食而已與孔疏
又有異同據大戴記保傅篇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
之是天子有事於學就行養老之禮春秋合樂正其事也陳
氏所引月令春養老之說則耆老孤子歲有常養無關入學
養老之義其老者仍得春秋合饗證之月令孟春命樂正入

學習舞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
樂季春大合樂是春習樂亦常禮也仲春季春天子皆有親
學之文而不必皆至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大胥春入學舍
菜合樂於月令爲仲月秋頒樂合聲於月令爲季月似春秋
入學亦不必有定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
使教焉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文王世子天子視
學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位尙書大傳大夫七十致仕退
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入學上老坐於右塾庶
老坐於左塾鄭注上老父師庶老少師疑三代學制鄉學鄉
大夫主之國學大司成主之其任教學之責者卽所養之老
也鄉飲酒禮鄉大夫所以養老其平時則有德藝者留教於

學而其餘皆以禮會尚書大傳之言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
於左塾塾鄉學也鄉飲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觶
乃入則又致仕之老之尤尊者未罷教於學而以禮會故其
禮殺於賓而席有加天子之三老五更則皆致仕之老之尊
者惇史之言即以爲教於學故凡養老皆主大夫士言之庶
人之老則但與之引年免其子弟之征而已不養之於學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
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注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
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孔
疏八十年衰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

嵩燾案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鄉大夫養老之禮自九十至於六十五十者立西階下不與於養此云養於鄉者鄉飲五十者皆至爲其年巳尊於鄉也天子視學養老年六十乃得與而仍不屬於席三老五更之席位必年七十以上曰養於學者明三老五更之正位於東序也又經言養老皆以禮會大夫以上致仕者旣使之教於學天子有問則就見之而以時帥公卿大夫養之於學以致其敬其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養老與振窮恤貧連文則所謂歲有常餼者上云養者老以致孝而屬之司徒卽其事也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司門又云財物犯禁者舉

之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國事者之父母又養老中之一
事而與視學養老之禮固自判然以此之養老隆其養視學
之養老則以致其敬也案周禮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亯之事酒正饗耆老孤子共其酒
無酌數稾人饗耆老孤子共其食郊特牲春饗孤子秋食耆
老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
食遂遣人養老孤頒於司徒以門關所入之貨賄爲常餼春
秋特會而饗之漢書高祖紀置三老勿繇以十月賜酒肉猶
其遺意大夫致仕有田祿與在官無異天子所以優老與其時
賜皆有加禮其在學論說乞言天子與在學之國子同禮而
尊之不得下及庶人之老明矣此經言養老之禮自五十達
於九十蓋通言之鄉皆有學天子之虞庠亦鄉學也所以養
老熊氏安生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國學以教
國子虞庠之學以教庶士亦與鄉學同升於國學卿大夫致

仕有德者有道者教於國學其次教於虞庠之學退老於其

鄉者教於鄉學在鄉學爲庶老在國學爲國老上云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前後相應虞

庠者庶士之大學也經文參錯綜言之鄭氏據在國者爲小

學而以殷禮釋之證之諸經無一合者至謂八十以上不親

饗食以其禮致之則亦不知鄉學之養老者亦上及九十而

此以八十與瞽並言專論拜受君命之節別爲一義以與上

七十連文故特以達於諸侯一語自爲結束經文比而分之

注家必聯而合之而文義皆不可通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

日有秩

鄭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孔疏此謂大夫士年老而聽致仕者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嵩燾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是七十不致仕者得杖於朝此通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言之明不得賜至八十亦可杖於朝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王入內朝皆退是朝禮卿大夫士序立於庭王左右揖畢還入內朝司士所掌治朝之禮當竝通於外朝君揖卽退不必大夫士老者始然祭義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此當爲內朝之常禮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

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而後適小寢是常日內朝畢出就治事所居考工記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七十杖朝有問則席八十不俟朝有問則就之明謂常朝議所治事八十可以不與朝位而俟君之就見之蓋朝位皆立八十未致仕者就九室治事之所坐而論之不俟朝見以優老也此云七十謂旣賜几杖亦可以是優之若致仕則固無位於朝也八十之告存九十之日秩亦不當以施之無位者經蓋通言之鄭注不云致仕孔疏所言亦不善申鄭義矣

五十而爵

鄭注賢者命爲大夫孔疏王制殷禮殷士無爵嵩燾案周禮大宰爵以馭其貴大司徒以賢制爵皆通卿大夫士言之所

謂爵者命秩也大宗伯之九命是也殷制以官序而無命數

廣韻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以燕饗命諸侯而謂之爵非周制

詔爵之義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升就席士

但旅食而已燕饗之禮以爵爲尊卿大夫得因燕饗受爵士

冠記古者五十而後爵下云諸侯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

君其國故爵通於士而專言爵則大夫也孔疏據爲殷禮失

之太遠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

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注上庠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

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太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孔疏引熊氏文王從殷禮辟雝太學在郊又引劉氏小學爲辟雝在郊嵩燾案自有虞立學有上庠下庠之分三代因之以東西相勝蓋古者天子以下及公卿大夫之子皆入於學三代世祿其禮義成於士大夫而士庶莫能竝焉凡入學以齒不能概之士庶也故士庶之子在鄉學者必選其秀者而升之天子國都之士庶別立學以使與鄉學同升文王世子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明貴賤之等也而取賢斂才以不阻其進學之所以終出於一也至周立四代之學而學制大備祭義天子設四學易太初篇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

西學夜入北學北學者上庠也西曰瞽宗以祀先聖先師東曰東膠以養老文王世子所謂適東序者此也樂記祭義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者亦此也南曰成均周學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明一代之學制以統四學也集注引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賈疏周人立此學即虞庠之學是也大誤大戴記尙書大傳及賈誼疏竝有五學之名亦名其中學曰太學有虞氏以北爲上謂之上庠夏后氏上東殷上右右者西也周以南爲上而合四代之學總名之曰辟雝上云天子曰辟雝是也疑上庠下庠以上下爲次東序西序右學左學皆東西相向爲次一爲太學一爲士庶之學周兼立四代之學士庶之學不能與太學竝立故遠之於郊都城以外皆郊也其必於西郊者夏尙東殷尙西周立

大學國中而詘虞庠西郊以相勝也近秦氏五禮通考考定
四代之學甚詳而於虞庠西郊之義不能有所發明鄭氏一
據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之文釋之孔疏因之而[illegible]跂
矣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
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
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嵩燾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天子視學合樂釋奠先聖先師
乃遂養老王制因言學而及養老則此祭即釋奠之祭非泛
言司服五冕之祭也學記皮弁祭菜視學之祭當以皮弁士

冠禮及郊特牲並云周弁殷冔夏收殷冔夏收正與周弁爲類說文弁冕也鄭注士冠禮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繅何休公羊宣五年傳注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弁冕制同以旒爲別是以周禮掌弁冕之官但曰弁師此云冕而祭蓋卽皮弁視學之祭也元衣卽元端次於皮弁服而祭義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周禮司服饗先公饗射則鷩冕鄭注饗食賓客與諸侯射射亦視學之事而服鷩冕疑禮經錯舉爲文而事各別天子視學有始立學有春秋釋奠樂記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以明武樂之遲久則周之盛禮也其春秋視學養老不必盡然固知此冕而祭之卽爲弁而祭也鄭據五冕之祭爲言似於養老之文爲不類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注器能也孔疏百工謂有雜技藝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廪餼食之而引晉語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瞶司火薦蘩案疏意是也義疏亦引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跖钁强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足盡此義國語所謂官師之所材也而百工二字據瘠聾跛躃跂者侏儒之藝能言之於文不類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是亦遊民之相役也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周其急而平其興是亦課民之相賙也國有六職百工居一而工事之任人力尤多器者百工所執之器若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之屬所具以役

人之力者也案淮南子言伊尹之興土功亦百工之一事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皆可聽役於百工授之器而使食其力之所能給所以廣其仁於天下以各遂其養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鄭注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六十四寸孔疏古以周尺八尺八寸爲步則一步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五十二寸案六十四寸之八得五十一寸二分疏據成數言之

嵩燾案說文尺十寸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咫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夫部下云周制八寸爲尺是許意徑謂周尺八寸蔡邕獨斷亦云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說苑一粟爲一分十分

為寸積寸爲尺何休公羊注側手爲膚案指知寸布手知尺或云粟或云黍或云案指陳氏祥道謂有指黍二尺之辨尺者十寸之積也長短在度不必增減寸數經云周尺八尺爲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言步法非言尺法而步法實以尺爲準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井田經界既定不得擅變以步法推之夏八尺爲步百步爲畝五十畝方尺者三十二萬殷尺準夏尺八寸四分五釐有奇七十畝得方尺者四十四萬八千每步當夏尺六尺七寸六分周尺準殷尺八寸三分六釐有奇百畝得方尺者六十四萬每步當殷尺六尺六寸八分八釐是三代步法與尺法相準以次各減其尺十之二而有畸零步狹則畝數增多商鞅

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似古尺法代有減殺而秦漢之初一準周尺爲度而量步則減殺其尺寸以周尺最爲短縮無可減也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今步五尺當周尺七尺八寸有奇案司馬溫公云周尺當五寸五分弱是宋尺贏於今尺八分有奇步法亦略同而秦之以六尺爲步爲最狹矣司馬灋之云六尺爲步卽秦制經明言周尺八尺周尺六尺四寸與秦之以六尺爲步皆準周尺言之更無減殺其寸以爲尺之義而周尺視殷得八寸三分有奇殷尺視夏得八寸四分有奇亦不如蔡邕所云夏尺十寸殷尺九寸周尺八寸各減一寸以爲度也鄭注以意擬之恐未然案郎瑛七修類稿云周八寸爲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有奇所云秦尺卽準秦步六尺爲言然周秦傳記但云六尺爲步不別著秦尺法疑秦人更定三代步法以加增田畝爲厚斂之計於尺法初

無更定也依鄭氏之說秦尺當準周尺七寸五分云四分者亦誤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孔疏前文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天子元士視附庸此湯沐之邑亦五十里以下嵩燾案周禮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史記舜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釋名邑人聚會之稱也湯沐之邑謂朝宿處不必遽爲五十里以下之地春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案公穀二傳祊皆作邴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三傳皆云鄭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杜注左傳成王營王城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公羊以爲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祀泰山皆有湯沐之邑穀梁云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

邑也據周禮大行人辨諸侯之命以待賓客出入皆有積司
儀致餼致飧致饔餼致館掌客備其物掌訝待其事環人送
逆邦國之賓客舍則授館是諸侯朝覲天子饔餼賜舍皆有
司掌之惟天子巡狩及朝會諸侯東都宜有朝宿邑定四年
左傳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杜注有閻衞所受朝宿邑會王東蒐爲湯沐邑王東巡
狩以助祭泰山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是閻亦近
東都之邑衞之閻田魯之許田皆爲朝會東都湯沐之邑左
傳云取者明非天子所授邑也其曰許田曰有閻之土竝以
井計邑安得有附庸五十里之地爲湯沐邑哉漢書注郡國
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說文邸屬國舍也朝宿湯沐異名

起於公穀二傳漢儒傳經之所由彷蓋亦多本漢制言之

事爲異別

鄭注事爲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嵩燾案此二者屬之八政百工及五方之器用於政無與項氏安世云事爲如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徒所辨以居民者也然八政首飲食衣服自據民生日用之常言之辨土居民體國經野之大政於此爲不類疑司徒十二事頒諸邦國都鄙者事爲也冢宰之九職卽屬異別如載師任民之法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任工以飭材事任商以市事任牧以畜事任嬪以女事任衡以

林事任虞以澤事即於事爲之中加之異別亦非僅辨物土之宜而已

禮記質疑卷五終